

年

卷

7

第

11

期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七 卷 第 十 一 期

THE STORY WORLD

Vol. VII No. 11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 華 郵 務 局 特 准 掛 號 認 爲 立 券 之 報 紙

PROPER NAMES
with
STANDARD CHINESE EQUIVALENTS

譯漢準標
表名地名外國外

■ 統一譯名之工具

洋裝一厚册
三百七十餘頁
定價一元六角
郵費國內一角

特價
一元

陽曆
十二月底
截止

專名二萬四千條 外國人名地名向無一定譯法，凌亂

淆惑，學者病之。本書目的即在謀譯名之統一，使學者得簡時力，所集專名，凡二萬四千餘條，除人名地名外，宗派學派政黨等專名，亦擇要列入。

標準譯名 本書規定之譯名辦法，先從七十餘種圖書雜誌

中，歸納異譯，擇其通行者，定為標準譯名，其未有通行之譯名者，則由多數語音專家，議定「譯音凡例」，創造新譯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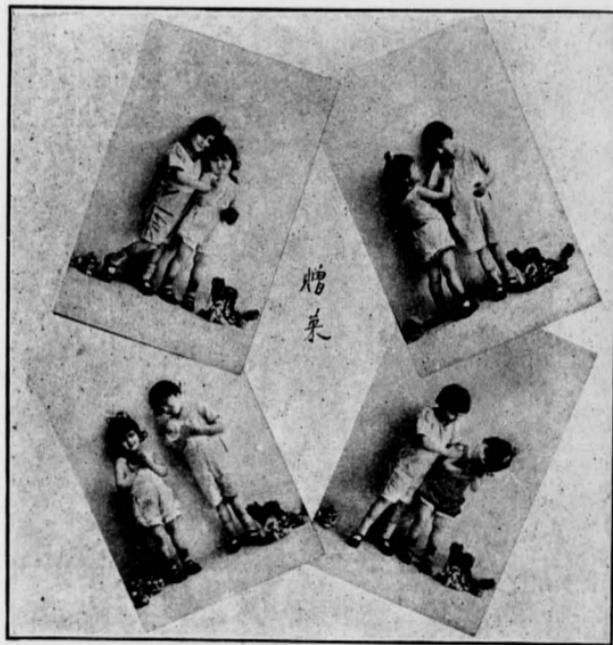
索引與譯音表 書後附有漢又索引、西文譯音總表、英語

各字與音符對照表、極裨實用。

▲編纂者 何崧齡 余祥森 夏粹若

▲審查者 王岫廬 江顯之 阮湘 周由廬 周越然
陳編基 唐 鈺 張世鑒 黃士復 傅運森 錢智修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贈 菜



趙荅狂先生

荅狂先生前肄業於
南洋公學後爲滬上
文學界之重要人物
歷任數種雜誌之主
筆嗜文學外兼善飲
性極和藹有禮

小 說 世 界

目 錄

第 七 卷

▲封面題名「回顧」▼

第 十 一 期

奇貨可居……………王西神

純飛館筆記……………仲可

阿叔玉樓……………高達觀

古琴吟……………林履彬

家庭記……………江顯之

超絕……………楊如珍

析產……………沈禹鐘

雪窗殭骸……………吳山

俠情記……………奇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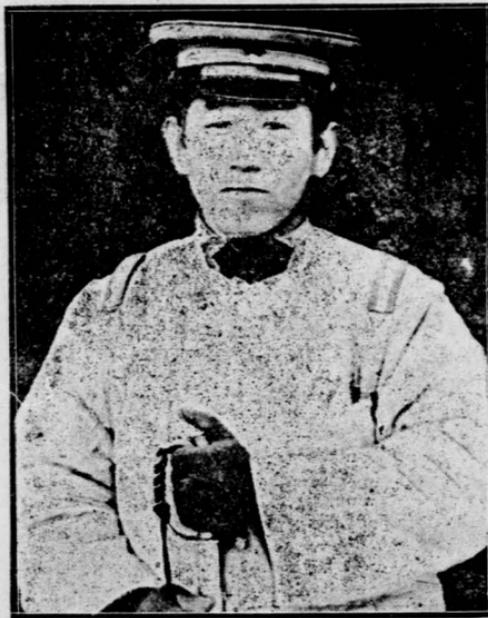
手影術……………悼蘭

猿虎記……………天游

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其所患瘋濕骨痛已經五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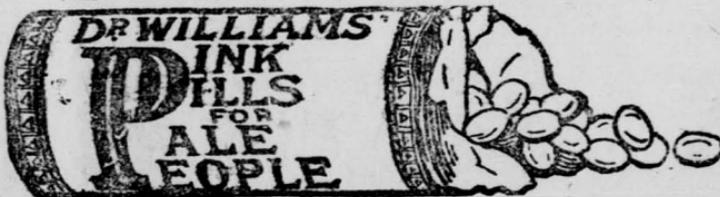
近據書記軍官邵蘭坡先生來函述及因操勞無形中腦筋及腰部稍感痛苦又服補丸素疾霍然身體較昔尤健云

陸軍第十一師司令部一等書記官邵君曾在馮檢巡使玉祥部下充任軍佐迄今十有二年然自追剿豫匪白狼起轉戰陝甘川湘直豫等役追隨戎幕飽嘗戰地烽煙毫不以風霜為苦待至民八駐軍湘西邵君係感受風濕骨痛之疾甚重幸獲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以轉危為安曾經附照函謝茲再為來函聲稱如左



致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是專治是症之靈藥久已名馳大體之痛有與倘謹丸苦享迄紅即筋終息軍云再為來函聲稱如左
 之聖藥也閣下如患血薄氣衰腦筋衰弱身體虧弱或閣下體弱大衰故乃所問津液焉亦得
 系刺痛或閣下幸勿延誤為要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
 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
 在內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需購韋廉士醫生所製者

其餘別種假冒丸均屬紅



奇貨可居

西神

第一幕 家庭

登場人物

鹿太太

鹿福榮

鹿壽榮

福榮妻張氏

壽榮妻李氏

鹿芝仙

場上佈景 富室內寢

小說世界 奇貨可居

門客古潤齋

賬房祝雅桂

裝煙娘姨巧妹

傭婦戈媽

僕人鹿貴

婢女伴鶴

鹿太太 戈媽。我的燕窩人參湯。怎麼還沒有燉好。（戈媽上。）

戈媽 燕窩人參湯在此。太太，我告訴你一樁笑話。巧妹和大小爺裝煙。又在鴉片榻上攪做一堆。大小爺呵巧妹的癢。巧妹笑得氣都回不轉來呢。

鹿太太 咳，這麼大的人了。鎮日的喫鴉片。和娘姨婢女們打混。算是怎麼一回事。好容易替他討上一房媳婦。又是面和心不和的。放着家難。去趕野鶩。怪來怪去。總要怪古潤齋那個老頭子做的媒人不好啊。（古潤齋

上。

古潤齋 說着曹操。曹操就到。太太又在這兒說我甚麼壞話。時候不早了。怎麼還不喫福壽膏。戈媽。快把煙盤拿出來。我身邊帶上有好的清膏冷籠。待我燒給太太嘗嘗罷。

戈媽捧煙具放炕上。鹿太太古潤齋對面躺下吹煙。

鹿太太 古先生。不是我說句不中聽的話。實在你的媒人做得太大意了些。現在阿福天天和大媳婦吵吵鬧鬧的。反和那裝煙娘姨巧妹打得火熱。阿壽呢。已經十八歲的人了。也是這般癡頭獸腦的。口口聲聲嚷着二媳婦不是黃花閨女。要逼着我替他討小。成日成夜在外面胡行亂走。請了一位先生。也沒有聽他讀過半句書。寫過半個字。一枝筆有幾千筋重。提起來只會寫鹿壽榮三個大字。第四個字便有些像雞鵝鴨鳥畫不成。我家是世代做官人家。有了這兩個難兄難弟。別的不消說。單這做官的家聲。恐怕也要保不住咧。

古潤齋 太太又多慮了。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兒孫自

有兒孫福。誰也管不了許多。況且大少爺的相貌。何等堂皇富麗。將來還有將來。他名字叫做福。後福正多着哩。年輕的人。那一個不喜拈花惹草。巧妹的事情。真沒有什麼稀奇。（此時巧妹上作竊聽狀。手招福榮低語。那個女閨王又和老鼈三在那兒說我們巧妹長巧妹短咧。福榮答。怕她甚麼。她自己六十多歲的人了。尙和老鼈三天天並頭睡着吸煙。我們開開玩笑。就要擺出家長的面孔來干涉。只許周公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也沒有這個情理。真個決裂起來。大家準備着把她的醜歷史宣傳公布。青竹棒揸毛廁。叫做自家臭。等着瞧這巴戲便了。）此時古潤齋又接下說道。至於二少爺不肯讀書。那更不成問題。太太這樣門第。怕沒有官送上門來。要讀書做什麼。現在做官的人。那一個是讀書讀通的。不要說別人。就是現在的大總統。難道也是孔老夫子的門生。會讀書寫字不成。再看府上的老太爺祖

老太爺都是世代簪纓。然而不是區區說句輕薄話。叫他們做官。是第一等名角。叫他們讀書寫字。恐怕比着喫鴉片的官員調驗起來。嚇得屁滾尿流。還要難過些呢。所以讀書讀多了。不過做成一個書獃子。像府上這樣人家。原是做官做慣的。更加不要管他會讀書不會讀書呢。

鹿太太 吸了幾口煙。有些口渴了。（從身邊取一皮夾。檢鈔票一張給戈媽。）戈媽。快些給我去買松子肉、玫瑰糖、金山蘋果、印度芒果、東廣沙田柚、天津雅兒梨。快去快來。（戈媽接鈔票出與巧妹相撞）

巧妹 方纔太太又在那兒說長說短。一定是你這饞嘴薄舌兒。播弄出來的。

戈媽 我是喫了三年長素的人。從來不會搬弄是非。你不要冤枉好人。阿彌陀佛。阿要作孽。（戈媽言未畢。古潤齋忽自煙榻上疾趨而出）

古潤齋 喲。戈媽。我同你商量一件事情。（從身邊掏出

鈔票一張。（這是上海美豐銀行五元鈔票一張。昨天我替兒子包討一筆債項收到的。我想外國銀行鈔票。最靠得住的自然要算匯豐銀行。這美豐銀行的名目。陌生得很。恐怕靠不住。我一定不要他。却被還債的人啐了一面孔唾沫。說我越老越糊塗了。人家還你整千整百的洋錢。偶然搭上一張美豐鈔票。不見得會拆你爛污。我無奈只得收下。然而到底有些不放。心。剛纔看見太太給你買糖食水菓的。倒是簇新的一張匯豐銀行鈔票。好戈媽。你就換給我罷。不然。不要管他真咧假咧。可用不可用咧。只要兌換起來。扣去幾個貼水。也就喫虧不小哩。（說時連連打恭）

戈媽（以手羞面）阿要難為情。你的兒子會做官賺錢。你會替兒子包討債。這樣的闊老太爺。爲着一張五元鈔票。還要這樣操心。元寶是帶不到棺材裏去的。看開些罷。（以鈔票交換）

古潤齋 我古潤齋人家喚我假仁義。從來就這樣細心

的。也靠這上面纔有今日。就是這一筆款子。我昨天還拚了一條老命。和人家相打一場。扯斷了十七零三根老鬚鬚。纔討回來的呢。(福榮以手拍古背)

福榮 哎唷唷。古老伯又在此做丑表功了。好好。我正要和你商量。且到家母煙榻上去談罷。(古急以鈔票藏衣袋中。福榮掖古至煙榻上。)

福榮 古老伯。你一世喜做媒人。爲着幾個媒人錢。也不知給你斷送了多少家庭幸福。就是我這頭親事。你兩面說鬼話。究竟弄到了多少媒人錢呢。

鹿太太 阿福。怎麼當着古老伯這般無禮。你來得正好。我正要問你。今年的租米。共已收到多少。現在生活程度這般困難。用出去的一年多似一年。收進來的一年少似一年。儘着糊裏糊塗的過下去。如何是了。你年紀也不小了。應當把家事料理。不要儘着在娘姨大姊隊裏斯混啊。(下。福榮收租伏線。)

福榮 母親不說。孩兒也正要稟告母親呢。你想那位賬

房先生祝雅桂。算是我們的嫡親娘舅。自家人却把手臂向外彎。一般佃戶只要多叫上幾聲祝先生。或是送些東西給他。便媽媽虎虎的在租簿上胡亂寫上幾筆。或是以少報多。或是移東補西。這種弊端。久已看在我冷眼之中。還有一端。更其看不上眼。便是天天喚妹子。芝仙和他燒煙。雖然說起來。一個是娘舅。一個是甥女。給人家看着。總有些不雅觀呢。(芝仙攜書包逕至鹿太太煙榻前。)

芝仙 母親。鎮江的都王會。已經十年沒有舉行了。今年因督軍的太太要看這會。格外來得鬧熱。女兒已和幾個同學約定今晚就趁火車前去。所有穿的衣服呢。戴的裝飾品呢。應該略爲考究些。母親你那一對海水色金剛鑽的耳圈。和三千塊錢一隻的鑽戒那最好的四隻。還有珠花珠丟珠練。都給我穿戴起來罷。

福榮 我又要多嘴了。出去看會。不是賽寶。要這樣裝飾做什麼。況且現在外面歹人很多。妹子又是年紀輕輕

的人。不要因此發生意外。合着古老人說的謾藏誨盜吧。

鹿太太 阿囡。阿哥的說話。不要管他。你愛戴什麼東西。

儘管揀着戴去。不過早去早回。免得我心上望念。(芝

仙作笑容轉身入內。福榮做鬼臉表示不滿意。鹿太太

抽了兩口煙喚鹿貴。)

鹿貴 太太。有什麼吩咐。

鹿太太 你和我去請賬房祝先生來。趁着大少爺在此。

有話要和他商量。(鹿貴應聲下。)(芝仙盛妝上。)

芝仙 母親。你看我這樣裝扮好麼。

鹿太太 怪不得你的舅舅。要說你好像花蝴蝶呢。

芝仙 我想後天就回來。也用不着帶什麼行李。只要帶

幾件隨身衣服。和幾樣化妝品就好了。(婢伴鶴攜一

大皮包上。)

伴鶴 小姐。東西都收拾好了。學堂中陸拂塵小姐。朱小

淑小姐。宋煙蕪小姐。恐怕已在車站上等候我們。快些

去罷。(芝仙和鹿太太作別。芝仙出門。祝雅桂已在門外相候。)

祝雅桂 東西都收拾好麼。

芝仙 都在這皮包中了。(指皮包)(祝雅桂)還有別的

呢。(芝仙笑指自己)都在我身上。

祝雅桂 這樣可以坐喫四五年了。(三人打鬼臉下。)

(鹿貴上。)

鹿貴 太太叫我喚賬房祝舅老爺。尋來尋去。尋他不到。

方才却看見後門河中停着一隻小汽油船。舅老爺和

芝仙小姐手攙着手。鑽到船中。後面那個伴鶴小鬼頭。

還帶了一個大皮包跟着。這行徑有些不對。趕緊去告

與太太知道。(鹿貴告鹿太太。)

鹿太太 哎。他說趁火車到鎮江去。怎麼是坐小汽油

船。又跟着娘舅同行呢。這事情有些蹊蹺。福榮。你趕快

去追他們回來。

福榮 母親到現在。方纔知道事情蹊蹺麼。剛剛我說謾

藏誨盜。現在還實做治容誨淫咧。他們一出大門。鴻飛冥冥。到那兒去尋呢。

鹿太太 我在此急殺。你偏要說風涼話。真個氣煞我了。

(起立想自己去尋。古潤齋和福榮勸止。)

(幕閉)

第二幕 覆船

登場人物

福榮

鹿貴

壽榮

船戶三人 A B C

福榮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好好一個人家。鬧

出了稀奇話。妹子跟了娘舅逃走。查點賬目。竟是一

塌糊塗。沒奈何只得苦我勿着。親自下鄉收租。幸喜鄉

下人最怕官威。禁不得我說了幾句官話。都把積欠的

租米還下。這一趟倒收着許多的租米。和折租的洋錢。

只是天色不早。加着煙癮發作。船中雖帶着煙具。沒有

巧妹和我開煙。喫着也不能過癮。船戶。快些給我趕到

城中去。

船戶 A 大少爺。胡亂在船上耽擱一夜罷。我們碰着一

天的釘頭老逆風。把吃奶的氣力都用完了。現在西北

風刮的格外利害。一片一片的黑雲。像排山倒海價的

飛來。眼睛一霎。就要傾盆大雨。這隻船怎樣還搖得上。

船戶 B 大少爺。你也是人。我們也是人。都是血肉做成

的。就是銅筋鐵骨。也抵不過這般暴風急雨。何況今天

儘着搖船。連飯都沒有吃飽一頓呢。

福榮 不要多話了。你們給我再拼他一拼。趕到城中。我

每個人加給一兩塊酒錢就是咧。

壽榮 大哥。怕他們甚麼。他們不肯搖。拿片子送他們到

衙門中去。給他個利害。還和他客氣甚的。(此時風又

大起。各人都作立足不穩狀。)

船戶 C 大少爺倒還講些情理。二少爺簡直是個草包。

既然他仗着鄉紳的勢頭。我們情願吃官司。這船委實

搖不動。憑他如何發落便了。

壽榮 這還了得。難道沒有王法麼。

船戶 A 王法王法。比不上我一根頭髮。(壽榮頓足大跳。)

壽榮 反了反了。今天不給你們些顏色看。也不知道我鹿壽榮的利害。(各人又作立不穩狀。場上作電光布景。雷聲隆隆。)

船戶 A B C 雨來了。雷聲又這樣的利害。一隻小船飄泊在大河的中心。一船人的性命。都危在頃刻。二少爺還要亂跳亂撞的。這船快要翻過來了。(各人都作跌倒狀。)

鹿貴 (大聲) 船翻了。船翻了。怎麼是好。救人要緊呀。

船戶 A B C 生死關頭。各人救自己還來不及呢。(作泗水狀。)

鹿貴 快救大少爺二少爺啊。(船戶不理。)福榮倒臥不動。壽榮東衝西撞。滿面是血。最後仍跌倒。

船戶 A 總算逃着性命了。

船戶 B 性命逃着。事情却弄壞了。那兩個坐船的。都像

合麻雀般的。合在河心當中了。怎麼是好。我們見死不救。良心上也未免說不過去啊。

船戶 C 事到如今。還要說什麼良心不良心麼。還他個一走了事。死了兩個人。值得甚麼大驚小怪。

鹿貴 (作嘔吐狀) 險啊。我總算是逃到岸上。那兩位小主人。却葬身河魚之腹了。趕緊走到城中去報信。最可恨的。便是那三個船戶。(船戶 A B C 正從鹿貴身旁逃過。)

鹿貴 你們到那兒去。闖下了彌天大禍。還要想逃走麼。(作追下。)

(閉幕)

第三幕

登場人物

鹿太太

壽榮妻李氏

福榮妻張氏

巧妹

戈媽

畢先生

場上佈景 富室內寢 巧妹同鹿太太上

鹿太太 氣啊。一家人家變成三個寡婦。我是老太婆了。

那兩個媳婦年紀輕輕的。叫他怎樣過活。巧妹。難得你有良心。阿福死了。你拖着一個遺腹在我家守節。我的大媳婦。是個忠厚人。二媳婦耳朵有些聾。人又是這樣。獸頭獸腦的。將來一家人家。全靠在你身上了。（打呵欠介）戈媽。快些拿煙盤過來。（戈媽攜煙盤上。巧妹和

鹿太太打煙）

巧妹 現在的世界。只有錦上添花的小人。沒有雪中送炭的君子。當初大少爺在日。家中何等熱鬧。那古潤齋等一班人。天天混在我們家內。到了如今。樹倒猢猻散。連鬼都不上門了。

鹿太太 那古潤齋是最沒有良心的人。在我身上不知騙去了多少銀子。現在仗着他兒子會做官。自己是一個現現成成的老太爺了。有時去請他。還要搭出老太

爺的架子。好像不高興似的。其實我家中少了阿福。阿壽兩個用錢的人。年年收入。倒比從前來得多了。不過在場面上頭。落得借着兩代寡婦的幌子。省吃省用。古潤齋有時輸了錢。或是沒有零用向我開口。我總把這話拒絕他。他就來都不來。即此便可知道他是一個勢利小人。從前我待他好。竟是誤用了一片好心。現在幸虧那租住我們前廳的畢先生。倒時時肯照應我們。我們全家細弱。都是婦女們。也正少不了這樣一個人呢。（福榮妻張氏攜許多紙包食物上）

張氏 母親。你要買的東西。都在此了。

鹿太太 還是你好。沒有人在此。你就替我出去買。別的不打緊。我的燕窩人參。蛤士蟆。白木耳。和吃煙時消遣的松子肉咧。金山蘋果咧。廣東的沙田柚咧。這種種東西。竟是片刻不可相離的。現在你都買來了麼。

張氏 都買來了。（取紙包等作檢點狀。畢先生上）

畢先生 伯母。好啊。我今天有一句要緊話同你商量。你

家二嫂嫂青年守寡。好不可憐。我的意思。還是讓她轉嫁的好。

鹿太太 畢先生。怎麼你也會說這種話。我家是世代做官的人家。若是有了一個轉嫁的媳婦。豈不要辱沒家風。

畢先生 現在世界不比從前了。叫她轉嫁。倒是一樁好事情。是合於人道主義的。活活的把她關在這牢獄家庭之內。豈不可慘。她今年還只有二十歲咧。伯母要知道我們穿衣服。有時這個式樣是時式的。過了幾時。又換上一種花樣。那麼從前的舊式樣。一定都不喜歡穿了。在我們小時節。女人守節自然是一樁好的事情。然而也有許多人因着這貞操二字。斷送了他一生幸福。孤燈夜雨。薄枕單衾。好的便耐着萬種淒涼。千般懊惱。戴着貞操二字的假面具。博那些旌節牌坊的虛榮。不好的便柳梢月上。人約黃昏。實做那不名譽的事情。現在好了。大家把這貞操二字。攻擊得體無完膚。便是生

了一男半女的。帶着油瓶嫁人。也不甚麼希罕。何況府上二嫂嫂。說也可憐。自從嫁給二世兄以後。同牀各被。連屁都沒有放一個。論不定現在還是一個黃花閨女呢。就是夫死守節。也要丈夫待她好。她對丈夫有濃厚愛情。不忍中道失節。所以纔肯守節一世。現在府上二嫂嫂和二世兄。只有夫妻的名目。毫無夫妻的實際。這種節守他做什麼。況且替一個絕無情感的人守節。那是和路上不相干的人守節一樣。既說不到節。怎麼還要逼着他守呢。

鹿太太 畢先生。我一向看得起你。當你是個好人。你說出這種話來。我却要得罪你了。像我們這種人家。豈可幹這種事情。我情願關他一世。就是他守不住。做出不端的事情。那時在我掌握之中。只要守着家醜不外揚的法兒。伊總是我鹿家的人啊。（說至此。咳嗽大作。）戈媽。快拿燕窩人參湯來。（戈媽取湯上。）

戈媽 太太。人參湯在此。我看二少奶近來有了病咧。天

天沒精打彩的。一個肚皮漸漸兒大起來。論不定是氣厥病咧。這人參湯何妨也給他吃些呢。

太太 戈媽。你又說錯了。你也想來排揎我麼。自從大少爺二少爺死了之後。我念着他們妯娌兩人可憐。每月給大少奶兩塊錢。給二少奶一塊錢。這並不是我有所偏枯。大少奶有一個兒子。自然要多用些。他們有着這一兩塊錢。零用零用。也儘夠了。除了零用之外。吃是吃我的。穿是穿我的。天天吃着現成飯。還有什麼不知足的地方。這燕窩人參湯。是我將養的補品。我怎麼大的年紀。管着一家人家。不吃點這種東西。實在精神有些支持不下。他們年輕的人。正是做事的時候。就是喫苦些。也不妨。何況並沒有喫苦。依然是在此享福。這氣厥病究竟從那裏發生呢。

巧妹 太太的話。一些不錯。現在大少奶做長做短。做粗做細。人家雖然叫他一聲少奶奶。簡直同一個娘姨相同。二少奶從來就有些貪吃懶做的。仗着男人死了。別

人都要擔待他三分。越發十差九不動了。論他的病呢。我倒也細細問她過幾回。果真是氣厥病呢。那也無可如何。少不掉請醫服藥。單吃些人參燕窩。也未必有用。只恐怕這病來得蹊蹺。那就用得着方才畢先生說的。還是早些一薙當嫁了。來得乾淨。免得他常常要零碎嫁人咧。

鹿太太 我總有些不信。戈媽。你去喚二少奶來。待我親自問他一回。(鹿媽喚壽榮妻李氏上)

李氏 母親喚我甚的。

鹿太太 你肚子怎麼會天天大起來。你覺着肚子中有甚麼變動。

李氏 母親。我天天覺着有個塊在肚子中撐來撐去。這分明是個氣塊罷咧。

巧妹 二少奶。你不要上了人家的當。自家人面前。早些說出來。大家可以從長計議。(畢先生搖頭)

李氏 我會上什麼人的當。又不是三歲四歲的小孩子。

巧妹。你不要胡說亂講。給太太聽了。又要守節長守節。短的編排我咧。

鹿太太 我也這麼想。你也是名門閨秀。萬不會做出這樣不端的事情。不過果真有病。也應該早去看。畢先生。你有什麼好醫生。本領高明些。醫金公道些的。請你介紹一下好麼。

畢先生 醫生多的很。妥當些還要算那愛仁醫院。二嫂何妨前去試試呢。至於醫金一項。是我介紹的。包管格外便宜是了。

鹿太太 一切費心。

(幕閉)

第三幕 醫院

登場人物

男醫生甲

女醫生乙

看護婦丙

巧妹

看病人張阿三

李阿四

看護婦丁

黃公館僕人黃升

壽榮妻李氏

場上佈醫院景

男醫生甲 笑笑。笑笑。真笑話。笑話出在什麼地方。越是世家大族。越是笑話的發源地。你看十五號房內來的鹿李氏。分明懷着身孕。快要十月臨盆了。自己口口聲聲說是氣臟病。送她來院的人。也嚷着說是氣臟病。聽說她原是一個小寡孀。怪不得要諱疾忌醫了。咳。笑話。不過我們做醫生的。靠着什麼吃飯。既然她有了不可告人之隱。只要規矩不錯。我也肯替她幫忙。否則莫怪我手下無情咧。(張阿三睡在病榻上。)

張阿三 我是在紗廠做小工的。好容易尋到了這個事情。做不到三個月。一隻手忽然被機器截斷了。雖然經愛仁醫院醫好。免了性命之憂。可是至今尚不能動彈。不能夠重到廠中去作工。家裏還有一個老娘。一個妻子。兩個小孩子。平常都是靠我一人過活的。我在醫院

中等了好幾天。他們不是要活活餓死麼。咳。大慈大悲。做好事的醫生。你就多給我些藥。讓我早些出院罷。

女醫生乙 喂。阿三。你這個人真不知好歹。沒有我們。你早已做了機器下的新鬼了。現在性命保住了。慢慢兒的調養。有什麼要緊。你又沒有一個大錢。從前廠主可憐你。代你出了醫藥之費。我們纔替你診治。這兩天醫藥費不送來。你安心守着罷。要想我們白替你醫病。那是叫做嘴上畫石灰。真真是白說咧。(李阿四上)

李阿四 我是買水菓的。方纔在路上給黃公館的汽車撞倒。頭上有了一個窟窿。血流得太多了。現在還是恍惚惚的好醫生。求你給我些藥罷。

男醫生甲 錢呢。(怒目而視)

李阿四 今天我剛剛出門。就被汽車撞倒。所以一個大錢都沒有賣到。好醫生。你們賽過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就做一次好事罷。將來我阿四總重重報答就是了。女醫生乙 好風涼話。都像你們這個樣子。我們做醫生

的。只好去吸西北風。方纔被一個阿三纏個不清。現在又來了一個阿四。今天是怎麼日子。光只給你們麻煩死了。却還沒有一樁好好的生意上門咧。

李阿四 甚麼愛仁醫院。這個樣子。竟直是害人醫院了。(長歎下)

男醫生甲 理他做甚。他不去。趕緊去喊警察打他出去。(看護婦丙作聽電話狀)

看護婦丙 黃公館有電話來。說小少爺有病。請醫生趕快前去。

女醫生乙 黃公館裏的黃大人。是本地第一名鄉紳。他來請。還可不去麼。(黃升上)

黃升 醫生。我是黃公館來的。這三十塊錢是醫金。請你馬上就去。(男醫生甲女醫生乙連聲道是。立刻出門)

看護婦丁 醫生去了。那十五號的鹿李氏。兀是在那兒癡等。待我來敲他一記竹槓也好。(行至李氏旁)喂。你是好人家的少奶奶。幹下了這種事情。自己放明白些。

我們這醫院是教會中設立的。你如肯多捐些錢。我也可替你在耶穌前禱告禱告。否則上帝也要重重治你的罪咧。

李氏 可憐我娘家遠在杭州。我的婆婆又是一錢如命的。自己人參燕窩。當作家常便飯。媳婦孫子問他要一個錢。比登天還難。照他意思。頂好我們是不食煙火的神仙。伊還可省去一筆伙食費咧。你想我等在這樣環境之中。那裏有錢給你。

看護婦了。沒有錢麼。那就莫怪我了。我們一年之中。替人家打私胎。也不知要打多少回。打下來的胎。還養在玻璃瓶當中。做試驗品。錢多的自然給他好好取下。不好的。便用手術活剝生吞。破肚開腔。算不了甚麼一回事。你是一個寡孀。這件事自然不能出官的。你多出幾個錢。我替你遮遮面子。明人不必細說。若是沒有錢啊。呵呵。我就要對不住你了。

李氏 (淚如雨下) 請你可憐我。我已被那姓畢的害到

這樣地步。一死不足惜。也要死得乾淨。不要讓我到血河池中去啊。(巧妹上)

巧妹 你們的說話。我已約略聽得。咳。二少奶。你在家中的時節。口口聲聲說是氣厥病。現在怎麼氣出一個小孩子來了。

李氏 謝謝你。我是從沒有生育過的。有了孕也不知道。到了此間。經醫生一說。方纔知道。不過我也有一句話要說個明白。那姓畢的我並不認得他。都是太太把他當作兒子看待。讓他穿房入戶。和我們天天攪在一起。打得火一般熱。也從不說一句半句閒話。那姓畢的又是個口蜜腹劍的人。我上了他的當。現在悔已嫌遲了。你總要做做好事。替我想個方法纔好。(兩醫生看病回來。)

男醫生甲 女醫生乙 一點點的毛病。看了一輪。就送了三十塊錢。這纔叫做做生意。那無錢想看病的人。真是癩蝦蟆想天鵝肉喫。(李氏按腹大聲呼痛)

女醫生乙 快要生下了。這時候只要喫一些藥。包管安
安穩穩的產生下來。

李氏 請你就給我些藥罷。我實在痛不過了。（醫生不
語）

巧妹 你坐着不要動。（李氏坐立不住）

李氏 不知是甚麼東西。在我肚子內亂衝亂撞。（巧妹
笑對女醫生）

巧妹 小孩轉身要出來了。還不知道呢。（李氏痛極倒
地）（醫生作沒有看見狀。巧妹俯見李氏手上手表）

巧妹 銅錢沒有。手表倒有一隻呢。呀。大約是那個畢三
送給她的定情品呢。有了這個東西。我倒想着一個辦
法了。好醫生。你權且給他些止痛藥水吃。藥資多少。靠
在這隻表上就是了。

女醫生 現在手表太多了。能值得幾個錢。既然你這般
說法。我看你的面上。給他些藥水。但是小孩可以取
他出來。大人的死活存亡。我是不負責的。要大小平安。

除非你回到家中。再去取一百塊錢來。

巧妹 我沒有錢。太太也不肯出錢。這樣罷。你且把小孩
取出了再說。（女醫生下取藥水瓶上）（李氏在地上
打滾）（醫生細看）

女醫生 已經晚了。小孩開了倒車。再也不肯出來了。現
在已死在肚內。只好用手術分了幾塊取出。（女醫生
用手術）

巧妹 且慢。你醫院中有沒有蒲包。這取出來的東西。請
你好好兒裝在蒲包之內。這是一件真憑實據啊。（醫
生點頭）

女醫生 小孩取出來了。說句笑話。他又沒有犯了謀殺
親夫的罪名。現在竟刻成六塊了。
巧妹 大人怎樣。

女醫生 趕緊醫治。或者尙可想法。若聽其自然。至多推
到明天這個時辰。

巧妹 死了也沒有甚麼要緊。太太吩咐我道。她如生產

不下死了。預備給他一口薄皮材。一套布衣服。叫兩個江北小工。扛她到和尚菴中去。

女醫生 未免太忍心了罷。

巧妹 比你的見死不救好了。(笑下)

(幕閉)

第四幕 奇貨

登場人物

李鶴才

李許氏

流氓五六人

警察甲

警察乙

鹿太太

巧妹

戈媽

場上佈鹿氏內室

李鶴才 伯母。萬事總講一個理。舍妹好端端的一個人。

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就是死了。也應該等我們家屬到了。再行棺殮。又不是一隻狗。一隻貓。可以隨便掩埋。或是拋棄荒山野地的。雖然府上是鄉紳人家。舍妹是

貧苦出身。究竟伊還有我們這樣的阿哥阿嫂在着。伯母。你也太瞧不起他人了。

鹿太太 李少爺。你的責備很是不错。不過我也有我的理由。令妹如果是好好兒生病死的。非但要候到你們娘家人來。從豐棺殮。還要替她請旌。給她建造節婦牌坊。現在却弄出這種的結果。寒家的名譽。都給他破壞完了。况且又是死在醫院之內。一切都不能和家中相比。所以只得草草成殮。也等不及少爺少奶奶趕到。便把她的棺材寄放在一處和尚菴內。這也是守經達權。無可如何的辦法哩。

李許氏 伯母說得好輕鬆啊。妹妹無論如何不好。總做了府上好幾年媳婦了。這回死得可憐。便這樣的草草棺殮。她的棺木或者是向善堂中討來的一口薄皮施材。殮的衣服。恐怕連綢的都沒有上身。我們都沒有在場監視。知道伯母怎樣的斷送她呢。至於說妹妹幹出不端的事情。這更是一件沒有憑據的事情啊。

李鶴才 是啊。舍妹在家中做小姐的時候。一向是冰清玉潔。誰也不稱贊他一聲好。一嫁到尊府之後。怎麼就會換了一個人呢。講起府上的名譽。不是我做小姪的在此放肆。也不是到今日纔壞。明人不必細說。大家心內明白就是了。大家公平說話。實在是府上害壞了舍妹。舍妹是個年輕女子。青年守節。禁不得包圍在這種環境之中。小姪不提起質問。問伯母的一個治家不嚴。也就算看在親戚面上。伯母倒還要挑小姪的眼麼。既然如此也好。伯母說舍妹不端。就給我這不端的憑據看罷。（以手擊桌）要不是這樣啊。呵呵。我李鶴才今天也不和你好好干休哩。

鹿太太 憑據麼。我早已防備到這一層。你一定要看。我也再說不得家醜不可外揚了。巧妹。你把醫院中攜回來的。那隻蒲包。給李少爺看個仔細。好好的一個青年小寡孀。怎麼會十月滿足生下這個現世寶來。

巧妹 這個現世寶。拿是儘可拿來。不過這兩天因着事

情太忙。忘了把石灰醃好。現在有些味兒了。請李少爺李少奶先預備些防着發痧的痧藥水再看吧。（且說且行作取蒲包狀。）

李許氏 看也如此。不看也如此。我們就不看也罷。（目向李鶴才示意）大家相好多年。親戚終是親戚。有話終可從長計議。何必要如此呢。）

鹿太太 還是少奶奶說話宛轉些。事到如今。彼此不妨公開。你們賢伉儷。究竟想怎樣辦法呢。

李鶴才 那不行。蒲包不蒲包。我沒有親眼目觀。姓鹿的有的是錢。不好向江北小戶。鄉下人家。買一兩個活貨來假充麼。上面又沒有刻着現成的字樣。知道他是從那裏來的呢。親戚雖然是親戚。到了這步田地。也說不得親戚感誼。千句話併做一句說。舍妹是一個生龍活虎般的人。被鹿府上虐待得和關在籠子中的一隻小鳥。都比不上。現在索性把她害死了。死的固然可憐。活的也耐不住這口烏氣哩。（衆流淚上。）

衆流氓 人命關天。和她講情理是講不明白的。鹿府上最多的是錢。仗着錢多。便人命都可兒戲麼。我們大家都有些抱不平。和平有和平的辦法。野蠻有野蠻的辦法。且打他一個爽快。預備吃官司去。（搵拳作欲打狀。）

（警察甲乙上）

警察甲乙 你們在這裏吵甚麼。

鹿太太 諸位。有話好講。（聲顫）（巧妹同戈媽勸住衆流氓）

戈媽 太太。看來不出幾個小錢。是不行的了。便是打起官司來。誰輸誰贏。不要管。麻煩都給他們麻煩死了。何況我們又都是女子呢。

巧妹 好少奶。（曳李許氏至室隅低聲。冤家宜解不宜結。不嫌我說句粗話。諸位來意我都知道了。太太方面包在我身上。你看多少可以解決此事呢。）

李許氏（伴笑）銀錢是小事。既然你出來排解。我們是一個錢不要的。若是要了你鹿府上一個錢。人家要說

我姓李的賣死人哩。不過他們諸位。（以手指流氓警察）是不能白效勞的。總算辛苦了一輪。就給他們幾個酬勞費罷。

巧妹 多少呢。請你吩咐就是哩。（李許氏伸五指）

巧妹 五十塊麼。

李許氏（面色變怒容）誰給我打哈哈。這個數目。倒虧你說出來。

巧妹 那末五百塊麼。

李許氏 給他們的川資和一切開銷。差不多了。不過：

：

李靄才 喂。（向李許氏）你蠟蠟螫螫的和他們搗什麼鬼。我妹子不是白死的。況且他這種死法。死得太可憐了。凡是生產死的。到了陰間。一定要下血河池。須和他打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每夜三更時節。撞一百零八聲的招魂鐘。方纔可以替她懺悔冤業。還有妹妹入殮時。一切衣衾棺槨。知道是個甚麼樣子。我也要給她重

做些紙頭衣服。紙頭器具。此外大家既然做了親戚。現在雖然在此爭論。一到事情解決以後。也得照着親戚規矩。做些世情。給大家看看。好像做五七的五七懺哩。百日的百日懺哩。這種事都是我們女家應該做的。開銷也就不在少處。難道幾百塊錢便可了事麼。你們女人家知道甚麼。還是和他鹿府上打官司好。

鹿太太（大哭）這種望天討價。我倒做不出着地還錢。分明是欺我孤兒寡婦。沒有人出來料理罷了。咳。古潤裔一班人。平常來得很勤。現在爲什麼不來幫幫我的忙呢。

戈媽 太太不必哭。李少爺也應當格外讓步。彼此和和氣氣。把事情早些弄好就是了。照我的意思。五百塊不夠。一定是五千塊了。那未免太大。太太身邊連五十塊現洋都拿不出呢。撐着這種場面。也不過是一隻紙老虎。是戳穿勿得的。現在讓我來說句公話罷。兩千塊一切在內。好麼。

巧妹 戈媽。你怎麼膽大。一口氣便說出兩千塊錢。李許氏 好人從來做不得。事到如此。我也不管了。（笑對警察）你們便動手罷。

鹿太太（哭聲愈響）罷了罷了。算我晦氣。這兩千塊錢就答應了罷。

李鶴才 怎麼。我並沒有答應兩千塊錢了事。好好的再加上。一千。從來說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人死人情在。看着我妹子面上。就和你一了百了。要不是如此啊。（鼻子裏哼了又哼）

警察甲乙 這一些些的數目。最公道也沒有了。

流氓 這點數目再不肯出。馬上給你顏色看。（以手擊桌）

巧妹 真是一齣活巴戲。太太。你把莊上的存摺。叫戈媽去付款罷。禍水越早退去越好。（太太從身邊掏存摺給戈媽。戈媽下）

李鶴才 怎麼。我們是禍水麼。你是怎樣出身。也不撒場

尿。照照自己的面孔。便來我跟前放肆麼。

流氓 請她到衙門裏去吃幾天現成飯。便不敢多嘴了。

(戈媽上。)

戈媽 鈔票在此。請李少爺點一點數。也應該寫張收條給我哩。

李鶴才 寫張收條。倒也不妨。(坐下點鈔票。)

李許氏 不錯麼。

李鶴才 不錯。

李許氏 (面含笑容) 親家太太。方才吵鬧了府上。實在對不住得很。我家少爺生來是這樣暴躁性子的。請親家太太原諒些。

巧妹 洋錢一到。便跳出一個親家太太來了。

李鶴才 伯母。恕我鹵莽。舍妹五七和百日。小姪一定前來拜懺。今天還要趕到舍妹停柩的所在。哭奠一番。也算兄妹一場。請府上差一個人。引小姪到和尙菴中去便了。

流氓 便宜了姓鹿的了。

警察甲乙 怕不是啊。(以手伸四指)這點數目。是穩可到手的。

流氓 (向警察) 我們先走罷。(一閃而散。)

李鶴才 伯母。小姪也告別了。驚吵了半天。抱歉得很。趕緊吃杯燕窩人參湯補補罷。

李許氏 伯母。再會。(李鶴才笑同李許氏下。)(戈媽跟下。)

鹿太太 戈媽。他說要到妹子那兒去。怎麼不等你帶領前去就走了。

巧妹 太太。真太忠厚了。銀錢到了手中。恨不得放下兩隻前脚。逃回去咧。還管甚麼妹子不妹子。(戈媽後上。)

戈媽 真真笑話。一出大門。警察的制服也脫去了。大家正在坐地分贓呢。

鹿太太 這是那裏說起。我只有行使我的家法。出我這口烏氣。將來不許二媳婦和我的二兒子同葬便了。

(打呵欠)

(幕閉)

巧妹 太太去吃煙罷。

戈媽 燕窩人參湯也多吃些罷。

純飛館筆記

仲可

日本爲吾同文之國。其文字除全用漢文者外。若片假名。若平假名。其中亦雜以漢字。惟其音義有異於我者耳。片假名。取漢字之偏旁爲之。平假名。則源於吾國草書。且又有自造之字。絕類漢字者。姑舉一二。鴉。讀若尼火。水鳥名。吾國之鸚鵡也。鯀。讀若骸溪。海獸也。似海豚。下顎有齒。甚堅銳。背鳍倒立成叉狀。故又名倒戟。性猛惡。鯨及鮫類常爲所襲殺。鱈。讀若弱。以柔弱得名也。體似梭。長六七寸。鱗疏而大。背蒼黑色。腹銀白色。鯨恆食之。脂肪甚多。可榨爲燈油。乾之。可爲肥料。自日本之北海道至琉球。所在有之。

(完)

各 界 注 意

民國十三年 編 訂 法 令 大 全 特 價

▲全書一千八百餘頁 布面金字洋裝一巨冊

本館前編民國法令大全一書陸續出至三編早為全國政法學商各界所歡迎惟自民國八年以後尙未續編殊覺缺憾茲特重新編訂起自民國元年止於十二年凡現行有效之各種法令搜集編次彙訂一巨冊收羅極其詳博除目錄外更附索引尤便檢查

定 價 四 元

特 價 二 元 五 角

曆 十 月 底 截 止

郵 費

國 內

二 角

本 書 總 目

- | | |
|--------|----------|
| 1 憲法國會 | 9 教育 |
| 2 官制 | 10 農商 |
| 3 官規 | 11 交通 |
| 4 外交 | 12 地方制度 |
| 5 內務 | 13 禮制服章 |
| 6 財政 | 14 賞卹 |
| 7 軍政 | 15 公文式公報 |
| 8 司法 | 16 補錄 |

附 告

陝西 甘肅 雲南 四川 新疆 蒙古及國外(香港澳門除外)特價期限得展至陽曆十三年十二月底但以上海總館為限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英 語 週 刊

ENGLISH WEEKLY

A Magazine for All Students of English

發 售 十 年 紀 念 特 價

每册僅售二分半 全年僅售一元

本刊自民國四年出版以來，已屆十年，屢承讀者來函，稱許有加，益用奮勵，茲因英文一門，致用日廣，學者愈多，本刊為普及起見，爰於出版第十週年之始，定為特價，以答讀者諸君之雅意，特價辦法如次：

(一)特價期限以民國十三年陽曆十二月底截止。

(二)特價期內定閱本刊以一年為限，報費照本刊定價減半。

全年五十二册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
半年二十六册	定價一元一角	特價五角五分
零售每册	定價五分	特價二分半
	郵費 每册半分	

(三)此項特價，上海以四五九期以後出版者為限，至第四五八期以前出版者，仍照定價計算。(分館特價開始期數由各地自定。)

(四)凡已定閱本刊諸君，特價期內尚未滿期者，得憑定單照特價續定一年。

本 刊 編 撰 人

周由塵(主任)

鄭富灼 周越然 顧潤卿 黃訪書 蘇兆龍
桂 裕 李培恩 胡哲謀 劉志新 夏曾孫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阿叔玉樓 (Mon Oncle Jules)

達 觀譯

一個老頭子，鬚髮蒼白，向我們乞錢，同行有德法昂施羅塞夫的給了他一百個「蘇」。我很驚訝。他因對我說：

——看了這可憐的人，使我想起一件已往的事情，這事常時在我腦中盤旋不已，且待我將這事細細的告訴你：

我家原藉阿福爾，境况不好。老實說罷，我們是從艱難中過來的人。父親做工，早起晚歸，也賺不到什麼錢。我又有兩個姊妹。

母親愁不過這樣的苦日子，常時拿些尖酸刻薄的話，抱怨父親，或用一種含沙射影的言詞去譏諷他。那時父親的樣兒，我看實是可憐。他雙手抱着頭，雖然臉上沒

有汗，却上下拭擦，就同拭汗一樣，只是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我覺得痛苦極了。我們用度，極其省儉；不肯到人家去赴宴，怕的是喫了人家的，將來又要還席；買辦食糧，總趁着減價的時候，或買店舖裏贖下來的底子貨。姊妹們的衣裳，都是她們自己做，就是她們拿十五個「桑丁」去買幾尺袂袖口的花邊，也要爭論了半天的價目。我們喫的家常飯菜，大概是一碗膏湯和一碗牛肉羹。那種素羹淡味，看起來雖似乎是很衛生的，但我心中總想嚐嚐別的滋味。

我那時穿的襪襪襪，不是衣襟上沒有鈕扣，就是褲襠下破了一塊，令人望而生厭。

但是我們每逢禮拜日，必定要打扮得整整齊齊，到等船碼頭上去走走。父親穿的是燕尾服，戴的是高裝帽，手上也帶起手套，挽着母親的胳膊，那時母親也打扮起來，好像海船上懸旗賀節似的。姊妹們也早先裝飾好了，只等着出發的號令；但等到剛要出門時，我們又在父親的燕尾服上面，看出一塊污點，趕快急急忙忙拿布襟頭子沾着安息油去抹那塊污點。

父親頭上戴着高大的帽子，身着短衣，在那裏等着，母親那時帶上近視眼鏡，因怕污壞了手套，將牠脫去，正在忙忙碌碌的拭禮服上的污點。

我們走到路上仍是禮貌堂皇。姊妹們手挽手在前面走。她們已到結婚的年齡，她們特地到外面來出出風頭。我跟在母親的左邊，父親在母親的右邊走，我還記得我可憐的父母每逢禮拜日出行的那種莊嚴的態度和堂堂的舉止。看他們那種高貴的氣色，急忙忙的向前走，似乎有什麼緊要的公事，等着他們去辦是的。

每禮拜日我們看着從遠處來的海船，父親老是一樣的話，發言道：

——哼！要是玉樓在這隻船裏，多好呀！

阿叔玉樓，自從與家庭分裂之後，現在已變成我家中惟一的希望了。我自幼年的時候就聽見人常時談到他，因為他的印像我記得很熟悉，我覺得將來只要一見他的面，就可以認出來了。他生平枝枝節節的事，自他到美洲去後，家人談起都低聲細語的不肯直說，但却瞞不過我。

大概他以前的行為不大好，就是說他喫飯化錢，這件事在窮人家看起來，要算是罪大惡極了。要是在財富人，人們雖做了不相干的事，也不過說說笑笑完事。再不然，人也不過笑迷迷的稱他一聲「酒肉大王」而已。要是在貧窮人家，子弟們拖累了父兄化錢，人就要斥為惡丐了！

以上這種的裁判，實是明明白白，因所發生的結果

不同，所以也不管他們的行爲一樣不一樣了。

阿叔玉樓坐食山空，除將他自己的家財耗去之外。

又帶累了我父親的家財。

後來，家裏人把他趕到美洲去，那時他也同人一樣

搭一隻商船到紐約去。

初到美洲時，阿叔玉樓做了一項小本生意，做的是什麼生意，我也不知道，他又寫信告訴父親說，他那時已賺到一筆錢，並聲明將來他還要將他以前在家裏所挪的虧空，償還清楚。這封信引起我家裏人時常談論。以前家裏人都看不起玉樓，說他是畜生，現在却不然，說他是好人，有良心的人，是德法昂施家族中的好子弟。

此外還有一位船主曾告訴我們說，阿叔玉樓在美洲開設一所大店，生意局勢很好。

兩年後，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說：『親愛的斐立樸，我現在身體強健，請你不必記惦。生意一切，也都順序。明天我動身到南美洲。將來也許要攔幾年不能寄信來家

果然，請你不必望念。我將爲賬目的事，仍須回阿福爾一趟。我恨不能立刻來同你們歡聚……』

這封信要算是我們家的福音了。家裏人時時刻刻的去讀牠，又將牠拿出去給人看。

此後足足有十年之久，阿叔玉樓沒有信息；父親的希望自是一天一天的增大，母親也常說：

——要是玉樓來家了，我們的境遇一切都提高了。他是最會料理事的人啊！

每逢禮拜日，看見黑煙繚繞，彌滿天際，汽笛嗚嗚，聲聞遠近，父親仍是接二連三的說：

——哼！要是玉樓在那隻船裏，多好呀！我們彷彿看見阿叔玉樓在船上拋手巾，又像聽他

叫：

——哦，斐立樸！

大家相信阿叔早遲一定要來家的，想出許多計畫；大家預備拿阿叔的錢，先到安哥維鄉下去買一所莊房。

我敢說，父親對於這件事已同家人討論過好幾次了。

兩個姊妹，長的二十八、幼的也有二十六歲，都還不會出嫁，這便是家裏一件大心事。

後來，有一位傭工，雖不富足却忠實可靠，來向年幼的求婚，我記得這項婚約決定的時候，是因為那天晚上，那位青年的求婚人，看見阿叔的信之後，纔打斷一切猶豫，來簽定婚約。

家中人對於他很優待，他定於結婚之後，領着全家到愛色島去旅行一次。

愛色島是窮人們旅行的好去處。島離此地不遠；人們坐一隻船航過大海，就可以到外國的地境了，原來這小島是英國的屬地。法國人只要坐兩個鐘頭的海船，就可以偵察到平時人們稱奇說怪的鄰國的人民風俗，以及島上所懸的大英國旗。

這個旅行，簡直是我們惟一的希望，無論什麼時候大家都這樣的夢想着。

最後我們動身了。此刻我回想起來，彷彿就像是昨天晚上看見那開船的光景，父親慌慌張張的照顧那上船的三件行李；母親挽着那位不會出嫁的姊姊，這位姊姊自從她妹妹出嫁之後，好像失夥的母雞，孤單得可憐；在我們身後又是幾對新婚的夫婦，因他們總是站在人後，令我們常時偷眼回頭看他們。

船上汽笛聲響。我們於是就離岸了，那隻海船離開碼頭，漸漸開向平靜的大海而去，那種綠波蕩漾，正同綠色的大理石桌面相彷彿。

父親挺起胸膛，仍是驚心着意的，用手去拭禮服上的污點，四面都散漫了許多安息油的氣味，又令我想起他禮拜日出門的情況了。

忽見有兩位裝飾很漂亮的太太，旁邊有兩位先生請他們喫蜆子。又有一個衣服襤褸的老水手，拿着刀在開蜆子殼，開好了之後遞給先生們，先生們又將那東西送到太太們面前。她們遂斯斯文文的，用很精緻的手絹

托着蜆子殼，嘴伸到前面去喫，怕的是蜆子水漬出來時，濺污了衣服。後來，喝一點水，又把蜆子殼拋到海面上去。

父親看到他們在船上喫蜆子，自然是欣羨不已。他覺得那樣的舉動是很好且很闊綽的，因而走到母親及姊妹們面前問：

——我請你們喫蜆子，好不好？

母親因要化費錢，所以遲疑未決；但是兩姊妹早已喜歡的了不得，立刻答應了。母親又說：

——我怕喫蜆子，對於我的胃口不大好，只好讓孩子們喫去罷，可不能讓他們喫得太多了，恐怕喫多了，要生病的。

然後她又對我說：

——至於儒色夫呢，他可以不要；不能將男孩子放縱慣了。

因此，我仍留在母親面前，覺得這樣分別有些不公平。我的眼神不住的隨着父親，父親此刻正領他的二女

一堵向那衣服襤褸的老水手面前去。

兩位太太喫了剛走，父親教給姊妹應該怎樣拿着喫，纔可以不致令蜆子水濺出；他還要做一個樣式，因而先奪一只蜆子，正在模仿太太們喫蜆子的姿勢，不想水忽然激出，濺到禮服上，那時我却聽母親低聲說：

——也該要慢慢的喫。

忽然間我覺父親面帶愁容，退後幾步，眼睛不斷的注視站在破蜆子殼的人旁邊的家裏人，又趕快忽忽忙忙的走到我和母親面前，那時我看他臉上失色，眼睛失神，他低聲對母親說：

——這纔奇怪呢，那破蜆子殼的人，面貌很像玉樓。

母親插嘴問：

——什麼玉樓……

父親又說：

——我的兄弟……要是我不知道他在美洲有很好的事，我差不多相信這人就是他了。

母親驚得結舌道：

——你瘋了嗎？你既知道這人不是他，爲什麼你說這樣糊塗話呢？

父親又說：

——克拉麗色，你親自看看去；我但願你看清楚了，不要連你自己也相信起來了。

她站起來走到她女兒們面前。我也跟着去，眼睛只射注在那人身上。他老了，面皮打皺，又髒得很，只注意去破蜆子殼，頭也不肯回。

母親走回去了。我看見她身上有點發抖，話說得很快：

——我猜那人就是他了。去向船主探聽探聽消息去。尤其要精細一點，現在不能讓這老賊再沾到我們身上來啊。

父親去時，我又跟在後面。我覺得有無限的感動。船主是瘦長的身材，兩頰有鬚，在甲板上走來走去，

那副莊嚴神色，恰像人在海洋駕駛大船那樣慎重。

父親恭恭敬敬走近他的面前。客客氣氣的恭維他幾句，又問他道：

——什麼是愛色島的特點？他的出產嗎？居民嗎？習慣嗎？或者是天生的種種物質等……

然後他們又談我們所乘的這隻愛克司撲若船；然後又談到船上的行李貨物等事。最後父親用一種顫動的聲音問：

——你船上有一個破蜆子殼的老兒，看來似乎很好。你可知道這位好人生平的事迹？

船主厭他問得太囉嗦，沒精打彩的答道：

——他是法國的老丐，去年我在美洲遇見他，要將他送回國。他好像是還有親屬住在阿福爾，但他不能回親屬家去，因他往日曾欠下親屬們的錢。他名喚玉樓：

：玉樓大馬施或玉樓德旺施，我可記不的確了。他以前在美洲時好像曾發過財的，但是你瞧，他現在窮困到什

麼地步了。

父親目定口呆，面翻白色，結舌道：

——「嗚！好罷，……好罷，……那沒有什麼……我

謝謝你，船主。

他走開了，船主看着他忽來忽去，深是驚異。

他回到母親面前，面目失色，母親對他說：

——你坐下罷；人家要看出破綻來了。

他倒在椅子上，結舌道：

——就是他，真是他！

然後他又問：

——我們怎樣辦呢？

她搶着說道：

——應該先將孩子們掉開。既是儒色夫知道，就叫

他去將他們找回來。第一要小心，最是不能讓我女婿看

出破綻，生了疑。

父親神思昏亂，嘴裏咕嚕說：

——這有多麼的不幸啊！

母親面帶怒容又說道：

——我老是疑惑這個賊子，甚麼也不能做，仍舊要來靠着我們的人，還要妄想他來替德法昂施家族爭光呢！……

父親手撫着額頭，就像先時母親責備他的時候那樣子。

她又說：

——快拿錢給儒色夫，讓他立刻就去還喫蜆子的賬。他大概不會被這巧頭認識出來的，這事要是在船上鬧起來，纔是活笑話呢。走，我們到別的拐角躲一躲，好教這人走不到我們的面前來。

她站起來了，他們尚沒有動身之先，拿出一張一百個「蘇」的錢票交給我。

姊妹們等了好久，父親尚沒有去，正在驚惶。我對她們說母親有點暈船的病，又問破蜆子殼的人道：

——我們該給你多少錢？先生，

我險些兒叫出阿叔。

他答道：

——兩個半法郎。

我給了他一百個「蘇」，他要找回我的錢。

我看看他伸出的那隻手，完全是可憐的老水手的手，再看看他的臉，又是皺紋折疊，可憐的面龐，因自語道：

——這就是阿叔，父親的親手足，阿叔！

我給他十個「蘇」的小費。他向我謝道：

——皇天保佑你，先生！他說話很像一個乞丐。

到人家的施捨時所發出的腔調。我因想到他在美洲一定已行過乞的！

姊妹望着我，大概是怪我這樣的闊綽。

及至我拿兩個法郎還父親的時候，母親怪問：

——那哩就用去三個法郎麼……不能吧？

我慷慨自認道：

——我給了他十個「蘇」的小費。

母親驚得一跳，眼睛瞅着我說：

——你瘋了！拿十個「蘇」給了這人，給了這個乞丐！

……

父親向她丟個眼色，表明他的女婿在面前，她遂不

言語。

後來，大家無話。

在我們面前，一條紫微微的影線，若隱若現的從天涯深處出現於海面。這就是愛色島。

當船要攏岸時，我心裏起一種很熱烈的志願，仍想去

看阿叔玉樓一次，說幾句話安慰安慰他。

但是沒有喫蜆子的了，他也不見了，他一定是下到臭氣薰人的船底去，因這船底總是住着一般窮苦人們的。

我們回來時搭的是聖馬羅船，爲的是不要遇見他。

母親却仍是心神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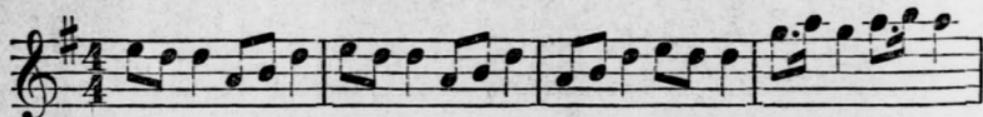
我從此永遠不見我父親的兄弟了！

以上，就是你看我有時拿一百個「蘇」給乞丐的緣由。

(完)

(黃鐘均) 古 琴 吟 履 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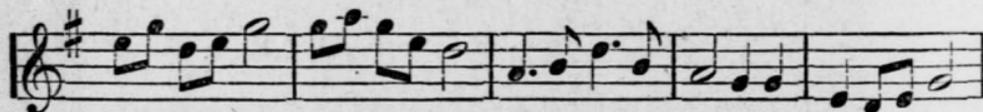
昔蘇子瞻宿靈隱山房，夜半聞女子歌聲，跡之，至牆下而沒，
明日掘之獲古琴一張，而作此曲。



簡譜 6 5 5 2 3 5 | 6 5 5 2 3 5 | 2 3 5 6 5 5 | $\dot{1} \cdot \dot{2} \dot{1} \dot{2} \cdot \dot{3} \cdot 2 |$

工尺譜 五六六尺工六 五六六尺工六 尺工六五六六 仕伋仕伋仕伋

原譜 百箇箇甸五六 箇箇箇箇五箇 箇五箇箇箇正箇弁 箇 弁
音音音，爾負心，爾負心，真負心，辜負我，到於今，記 得 當 年



$\dot{6} \dot{1} \dot{5} \dot{6} \dot{1} - | \dot{1} \dot{2} \dot{1} \dot{6} 5 - | 2 \cdot 3 \quad 5 \cdot 3 | 2 - 1 \quad 1 | 6 \quad 5 \quad 6 \quad 1 - |$

五仕六五仕 仕伋仕五六 尺工六工 尺上上 四合四上

琴毛鶻鶻鶻 鶻鶻鶻无鶻 鶻鶻鶻鶻 鶻立鶻鶻鶻鶻 鶻鶻鶻
低 低 唱， 淺 淺 斟， 一 曲 值 千 金， 如 今



$6 \cdot \underline{1} \quad 1 \cdot \underline{6} | 3 \cdot \underline{2} \quad 1 - | 6 \quad 6 \quad \dot{1} \quad 6 \quad 5 - | 3 \cdot \underline{2} \quad 3 \quad 5 \quad 1 - | 2 \quad 3 \quad 5 \quad 3 \quad 2 - |$

四上上四 工尺上 五五仕五六 工尺工六上 尺工六工尺

勻美鶻鶻 鶻鶻抽 鶻鶻无鶻 鶻鶻變鶻 百鶻正鶻鶻无鶻 弁
拋 我 古 牆 陰， 秋 風 荒 草 白 雲 深， 斷 橋 流 水



$1 \quad 6 \quad 1 \quad 6 \quad 1 - | 5 \cdot \underline{5} \quad 6 \cdot \underline{6} | 6 \cdot \underline{1} \quad 5 \quad 5 | 2 \cdot \underline{3} \quad 5 \quad 5 | 2 \quad 3 \quad 5 - | 1 - 0 \qua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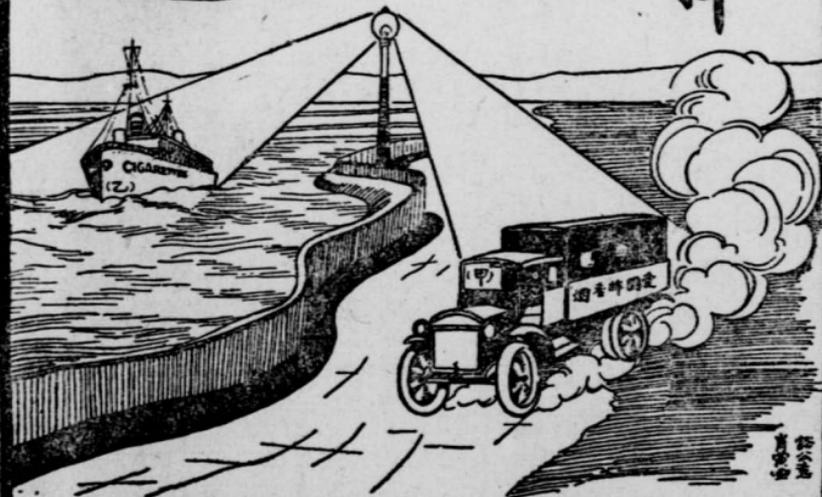
上四上四上 六六五五 五仕六六 尺工六六 尺工六 上

鶻變鶻鶻 百 鶻鶻鶻鶻 鶻箇箇箇 箇箇箇箇 箇五箇鶻 鶻箇箇鶻 鶻正 曲終
無 故 人， 淒 淒 切 切， 冷 冷 清 清， 淒 淒 切 切， 冷 冷 清 清。

愛國牌香烟

敬請
愛國諸君自擇

今有甲乙二烟。甲為國貨。而乙則否。君將捨甲而用乙乎。抑將捨乙而用甲乎。是在諸君之自擇矣。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弗魯亞爾家庭記 (續)

原名 La Famille Fenouillard

江顯之譯

第十章 從柏令海峽回國的途中

第一節 旅行略記

諸君不瞧見他們被一匹桀驁不馴的戰馬所控制嗎？以四人之力，還不能降伏那匹馬，足見牠的烈性了。弗魯亞爾先生乾綱久已不振，怨氣填胸，只恨無有發洩的日子。這次見他夫人居然被馬所箝制，一股怨氣，不知不覺地蕩滌無餘。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慚愧。萍水相逢，她居然爲我報復，委實可感；但堂堂丈夫反而不如馬，也未免太慚愧了；他心中這們想着。其實，他自己也大大的吃了那匹馬的苦頭，可是他並未曾想到呢。事後，對他兩位千金說，良馬固然是人們的賢助，劣馬亦未嘗不是的。她們聽了，頗不以爲然，因爲被馬嚇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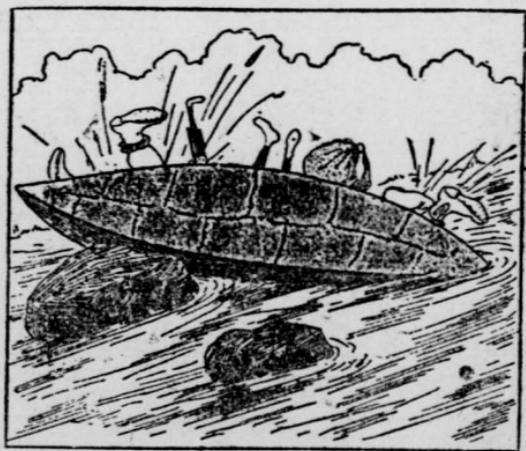
說起來，弗先生也真可憐，一個不留心在女兒面前露了這末一點口風，不想竟被他夫人曉得了。這一天，他們渡河，夫人罰他搖船。他那裏敢道半個不字，祇有俯首帖耳，乖乖兒聽夫人的命。河既寬闊，水又逆流，剛剛那隻小艇又是獸皮製的，划起來十分吃力。他夫



人懷恨在心，豈肯代爲效勞，或讓他小息；所以這次他簡直累得筋疲力盡。夫人小姐呢，看看遠處的青山，臨臨近邊的綠水，倒也怡情悅性，爽快莫名。那裏

還有心思去想她丈夫或她們父親搖船的苦處。

美洲地方，河流至急，常川有許多暗礁的，必須是斲輪老手，方可避去危險，夷然達彼岸。講到我們這位弗先生，自幼兒雖念過幾本書，但搖船的道理，做夢也不曾研究過。一朝奉命搖船，真是破題兒第一遭。除了努力使勁向前搖外，什麼都不知道；怎樣會曉得避礁的方法呢？弗夫



人對於地理，固然熟悉；但所熟悉的，也不過世界的大勢而已。至於美洲河川中有暗礁，她也未較弗先生詳細；何況是河中那

裏有礁那裏無礁呢；兩位小姑娘尤其知道了。所以到後來船翻人溺。幸而遇救，否則這本家庭記就要從此擱筆咧。

冰天雪地之下，旅行維艱，弗夫人要打柏令海峽回轉故鄉，就不能不走這種地方。寒風凜烈，透骨如割；大雪紛飛，撲面即融；像這樣淒酸的所在，別人避之惟恐不及，誰

還像他們那麼癡呆，惟恐其不能去呢。諸君但請瞧那幅



生無奈，盡力吹氣，意欲吹動那帆，可以前進；又誰知一張嘴雖鼓得像癩蝦蟆那般大，還是無甚效驗啊。

吃一趟苦學一趟乖，這是人人知道的。所以這次，他們再也不情願坐那單帆雪船了。你不瞧見他們改坐了狗拉的雪車嗎？果然要比雪船快得許多咧。他們正在額手

圖，就知道氣候的嚴寒，非同小可了。他們四人合坐在一只單帆雪船上，借風而行，恰巧又是逆風，走了半天，仍走了多遠。弗先

苦差事了咧。弗夫人雖怒目呵叱，弗先生雖舉鞭亂擊，仍舊徒然。



他們愈行愈北，亦愈走愈冷；但弗夫人的壯志，仍不少却；講到這一層，倒不得不佩服她呢。雖然，她到底能達最初的目的嗎？那就不敢必了。話說弗氏一家，鑒於雪船雪車皆不可靠，於是改變宗旨，四個人各騎了一匹北方的

相慶的當口，抖的韁繩斷了。七八只狗好像脫了樊籠的雀兒似的，汪汪汪的亂叫幾聲，各自分道奔去，再也不肯當那種拉車的



我輩常人所能及，就是他的這番功勞又烏可沒呢？所以不能不慎重表白一下。

第二節 禮旗

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確實不錯。話說弗氏一家，歷盡

千辛萬苦，抱着百折不回之志，故到底被他們走到柏令

海峽的冰地上咧。弗夫人見達到了她的目的，那一副驕

特別獸，向北
趕路。這種野
獸性既和善，
行又迅速；牠
的功用殊不
下於走沙漠
的駱駝哇。弗
先生發明這
項代步法，他
的聰明固非

傲的神氣，溢於眉宇。她的丈夫，雖明知前途遙遙，禍福未卜，但不敢批駁他夫人的不是；除了歌頌他夫人的功德之外，旁的話一概不講。明哲保身的道理，固應如是哇。兩位千金小姐，自



然稱讚她們母親的本領，不遺餘力了。講到弗夫人，外面雖裝模作樣，表示自己的功高望重；但私付這都是託祖宗的福，不可不有以謝之。

立刻，拿出祖宗傳下來的旗子，樹於雪堆中，舉行禮旗大禮。

弗先生倒也乖巧，心想我老碰夫人的釘子，不趁這回

討討她的好，更待何時。所以他毫不遲疑地，從袋中取出從前在西烏國，臨逃時偷得野人的一柄手鎗來。嗚噫！



百〇一響，對旗致敬，這也是順從習慣啊。

（注意：弗先生偷來的那柄手鎗，是最老式的，祇有一粒彈子。所以發出去的，只有一響，豈不是在下有意

自相矛盾麼？然而不然，還有其餘的一百響是想像的，並不是具體的。）

弗先生的目力委實利害，假使他能棄文就武，去充手鎗隊裏的隊員，倒是一位能手，大可以替國家效力呢。你



道是怎麼一回事？却原來他方才發出去的一粒彈子，無巧不巧地剛剛射中一只白母熊的右眼。痛得牠滿地打滾，淒慘欲絕，頓時把他們一團和融的空氣，改變過來了。牠還有兩只小熊，也不住的在旁邊哀喊。弗先生在無意之中，使牠們的娘，喪於非命；目力雖強，其心也未免太殘忍了。

再說弗夫人起初見她丈夫那般知趣，心中倒頗生快；現在呢，見她丈夫闖了這滔天大禍，硬生生地拆散牠們母子，那裏還忍耐得住，吼的一聲，對她丈夫道：『很心的

強盜！你放鎗，也不張開眼睛來看看，就這們胡亂的發出；好好，你不聽見把牠們的娘打死了嗎？牠們還在依依膝



下，待哺乳般的時候，你忍心看牠們活活地餓死嗎？就是我容得下你，祖宗在天之靈，也容不下你這種殘忍的子孫呢！這一大段話，理直氣壯，只嚇得弗

先生丟了三魂七魄。兩位小姐也說道：「是呀！你瞧瞧牠們對我倆含淚望着，多麼可憐呢！」

打死隻把母熊，算得什麼滔天大禍，弗夫人也未免少見多怪了。至於真正的大禍，就在眼前，那才叫做滔天大

禍呢。北冰洋屬柏令海峽中，氣候奇寒，一年四季，雪是不融的，所以從不會有熱氣鑽入。現在弗先生祇顧取媚夫



人，萬想不到這一鎗，幾幾乎把弗氏一家斷送在離家萬里的海洋之中。就因為北冰洋的氣候過於嚴寒，所以一遇熱氣——手鎗發出來的——漫山滿

野的冰塊，立刻像天崩山倒似的，融成無數的小塊。可憐，四面皆水，逃命不能，他們還有性命嗎？……

他們一見這般光景，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弗夫人也沒有精神再去責罵弗先生了，兩位小姐也不再呼寒吵

餓了，連那兩只新死了娘的小熊，也不再哀哀號啼了。至於弗先生，更是腹內如焚，說不出的疚心痛悔：弗氏血食，



苦臉地坐以待斃。

第三節 永訣的初步

第一天，一輪血色太陽剛從東方走出來時，一個個饑腸轆轤，腹內如鳴，委實餓得利害。但四面俱是茫茫大海，

從我而斬，就是死了，也無面目見祖宗。再說，那塊冰，隨波蕩漾，也不知飄流到什麼地方去，寒帶嗎？熱帶嗎？北極嗎？南極嗎？一概不曉。只見他們一個個愁眉



有空去理她們。弗先生却淡淡地說道：「我兒，你去想想，死也快死了，還吃什麼東西呢！！！」

第一天就這們糊裏糊塗地過去了。第二天，餓得更利害啦。到此時，弗氏夫婦，也忍不住，彼此商量了好一會，於是決計殺一口熊，果腹再講。弗夫人雖明白這樣辦法太殘忍，但除了這法，實在無有別法可想。弗先生雖想拿

到那裏去找食物呢？其中，尤以一對姊妹為甚：一會兒說，爹呀，餓得我頭發暈了；一會兒說，媽呀，弄點什麼東西來吃啊。弗夫人正在思量出險的法子，誰還

先頭弗夫人罵他的話重說一番，但仔細一想，十分不妥。假使夫人反臉無情，老羞成怒，熊也宰了，而自己沒得喫，



豈不是糟了糕嗎？所以非常贊成他夫人的主意，馬上把阿德米斯的一只熊宰了，也不煮，也不烹，就這們生的喫。其味殊不亞於山珍海味呢。熊是阿姊的，

所以她不肯把妹子姑賚公忒喫，只哭得她，比喪了考妣，還要沉痛。而她姊姊反十分快活，真真可嘆！

二姑娘越想越氣，恨不得搶他幾塊大嚼一回，可是大姑娘怎樣肯。彼此既不相讓，於是不得不以武力解決了。

兩個人竟在冰塊上大戰起來。「兄弟鬩牆」現在變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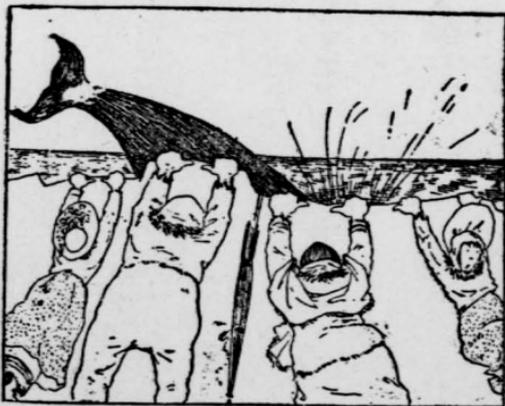
「姊妹鬩牆」了！世界上因貪口腹，而同胞不和的，又何止她兩個，說起來也真可嘆。獨怪她們父母，管教不嚴，所以才敢如此的。弗夫人對於丈夫纖微必責，

而對於自己的女兒，反放縱到如此地步，也就奇怪極咧。

「可悲的報應來了，哎！」到了第三天，沒得喫的，自然又宰二姑娘的那只熊。二姑娘要是好的，也不至於計較她姊姊昨日對待她的行爲。但那裏有這們好呢？除了哈哈地笑以外，且做出各種擲揄之色來。大姑娘想想昨日

的光景，也無顏向她妹妹討取，所以只知道站在一旁痛哭。弗氏夫婦祇曉得大塊的望口裏送，那裏有心思去管她的閒事。

也沒有見過這們大的魚，還以為是一只海船從天而降，來救護他們的。不意一眨眼間，即覺得全冰震動，曉得事情不妙，打斷了妄想，抓住了冰邊，冀免於難。這一天，受了



第四天上，忽然覺得那塊大冰，顛簸擺動不已，原來是一只大鯨在冰下走過。還是弗氏一家的運氣，要不然，被鯨看見了，不連冰一起吞下肚去，我才不信呢。他們從來

了。這們大的驚嚇，怪得很，肚子並不覺得餓；就這樣混過去

第五天啦，他們已自分必死。你想，外既無救兵，內又無

糧草，加之天寒風厲，不是餓死，也要凍死哇。弗夫人想想種種對不住丈夫的事，異常懊悔，乃將千金不換的權柄，重讓給她丈夫，表示悔過。兩位小姐也深悔日前不該因

些微小事，引起閨牆之釁，故也重歸於好。父子夫妻，互相抱着，表明永訣的初步。哎！眼望着死神就要帶他們去了！

（待續）

超絕

讀日本空海和尚作衣呂波歌後

楊如珍

陟彼峭嶙兮；踞躄其頂。

瞻彼下界兮；空空而冥冥。

繁華之色香已盡散兮；何戀戀乎骨骸？

「生」之夢寐兮；醒覺何如此其難哉！

嗟汝麻木之羣盲兮；不知日涉乎危阱。

噫汝堪憐之萬姓兮；不識罪惡而蹈臨。

已哉！已哉！

吾其已越此萬重巍聳之巔哉。

商務印書館徵求中國文學者

(傳記) (年譜)
(家譜) (墓誌)
(逸事) (畫像)

啟事

文人之生卒及其家世，在研究他的作品時，是極有用處的。我們現在想搜尋自六朝至現代的中國文學者的傳記、年譜、家譜、墓誌、逸事及畫像，以爲編輯上的參考。但這種材料，散在各地，甚不易得。希望國內的研究文學的先生們，著名文人的後裔，及與著名文人生在同地的人，能够幫助我們，賜寄他們所有的，或所搜尋到的這一類的材料給我們。現在謹佈徵求簡章於下：

一、徵求的種類爲：

(甲)重要文學者的傳記墓誌。(凡未收入於通行各書，如碑傳集續碑傳集等書者。或墓誌的拓本，或從不易得的府縣志、山志、書院志及文集中鈔出的傳記俱可。)

(乙)重要文學者家譜。(如湘鄉曾氏的家譜)及年譜。(不易得的單刻本或鈔本。)

(丙)流傳於各地民衆口中文人逸事的記錄。(如羅隱、徐文長諸人的逸事，流傳的區域甚廣。其他著名文士也常有逸事在他故鄉或常住的地方流傳者。)

(丁)重要文學者的畫像的拓本或畫軸。(文人的畫像，往往見於各地祠廟的石碑上，或有家藏的畫軸或先人的真容。如係笨重的畫軸，請於攝影後寄照片來，不必寄原畫。)

二、來件收到後，當分別其性質，略奉薄酬。(本報或其他書報)如係不易得的圖書，如好鈔本，好拓本或原畫，欲得特別的酬報者，請先聲明。

三、來件如爲特別珍貴的圖書，不欲售或贈給我們者，請借給我們鈔錄，或攝影；俟鈔或攝後即掛號寄還，並奉薄酬。

四、來件如不合用者，當於收到後一星期內寄還。

五、來件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小說月報社收。

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社謹啟



TRADE MARK "HAZELINE' SNOW" 商標

商標 夏士蓮雪花標

「夏士蓮雪花品精質優一

經傳施能使肌膚嫩白容

貌美麗男子剃鬚婦女裝

飾莫不咸宜若將「夏士蓮

玫瑰霜勻傅兩頰更能使

蒼白之顏色轉為紅潤矣

本品必貼有華文仿單

各藥房及洋貨號均有發售

將此券送至本行並
附尊處住址當贈採
摺術仿書一本

BURROUGHS WELLCOME & CO.

LONDON & SHANGHAI



寶威大藥行

英京上海



析 產

禹 鐘

隣里中誰也不嘖嘖稱羨趙家的產業。一年多似一年了。那位趙老翁從前也是一個赤手空拳的人。虧他勤儉一生。把家業積得這般富厚。也是他的時運亨通。越老越是順手。現在他還不但單是有錢罷咧。他家裏的人丁也多麼興旺。真可算得金玉滿堂。兒孫繞膝。像他這等晚境。才不枉做一世人咧。

趙老翁現在已經六十歲了。不但向平願了。并且五個兒子都已生了孫兒。他老人家又是和他老妻白髮同堂。齊眉偕老。家庭的樂趣。簡直美滿得非常。只此一端。已經使人艷羨着。更兼年年置田買地。只自把家產擴充起來。誰也不說他老人家好福份。便是他自己也承認是個倖運的人。覺得四周的環境。處處都充滿着美滿的空氣。找不

出絲毫的缺憾來。他老人家平時求田問舍。還不住的操勞着。自己始終節儉得不肯妄用分文。閒下來也不過灌竹澆花。提抱提抱幼小的孫兒。一些沒有消費的嗜好。他一向服膺那「節儉成家」的主義。所以除了節儉之外。簡直不知道享用的事情。便是他的兒子們。偶然多費了幾個錢。被他老人家知道了。一定要切實的規誡。說出一大篇得財不易的話來。以後不許再犯。他兒子們對他都很畏忌。面子上雖甚服從。但暗中總說他不看穿。要這許多錢來什麼用。將來終於要落到我們手中的。他老人家不但對於家庭間謹守着節儉的法度。便是走出去偶然見人穿着得華麗些。等到一回到家裏便蹺着鬍子嘆息道。現在的風俗愈弄愈是不好了。財源這樣的不容易。可是

大家竭盡心力。都喜歡望奢侈的一途上走去。怪不得敗家借債的人一天一天的多起來啊。要知道一個人家產無論怎樣多。一不節儉。那錢財便和流水一般的流出去。總有一天弄得筋疲力盡的。那些全不想前顧後的人。只知道一味奢侈。自以為可以取快一時。使人見了羨慕。可是呆到極點了。世界上惟有金錢這樣東西。最是驕傲不過的。而他的權力。也可以生死人們。平時揮霍似乎一些沒有影響。一到窮乏的時候。才識得金錢的寶貴了。論到奢侈兩字。他的程度。委實是無窮盡的。久後的結果。比疫癘還凶烈。我活了這麼大的年紀。什麼都見得明白。只有奢侈的一事。最是人們的大害。賊發火起。還不致於傾家蕩產啊。他老人家由經驗上得到的經濟學說。大概都是這一類的話。凡是老成的人。都很贊成他。以為確有見地的名言至論。他老人家抱定了這種成見。所以才會有今日啊。

他既然成爲富人。鄉里中誰也不去奉承他。他的資望便

跟着他的家產同時增進起來。遠近都知道他。這年是他花甲的初度。他的親戚們約定地方上的紳士。預備替他老夫婦備祝嘏。他一聽到這個提議。立刻很堅決的反對道。我生平最不喜的是遇事鋪張。做壽的事。並不是必不可少的。無非大家借着這個題目。熱鬧一回罷了。我以為最沒意思的事。便是祝壽。況且我的年紀。我自問還不算大。生平也是碌碌無能。還有什麼可祝的所在。那祝壽的一回事。無非是官場中借着斂錢的一個方法。我們平民百姓。大可不必做效啊。親戚們再三求他允許。他始終不可。後來他的兒子們也都勸他舉行。他便老實的回道。你們那裏知道我的意思。現在事物這等昂貴。我若真的做起壽辰來。至少要費去幾百塊錢。這種無謂的費用。可省就省。做了壽於我到底有什麼利益呢。他老人家這樣的拗執着。大家見他沒有容納的餘地。因此便把祝壽這個問題作罷了。

又過了幾年。趙老翁的老妻病死了。他老人家垂老倬亡。

很覺得悲傷。從此一切都不高興。不久也一病而死。他生平所手創的產業。一些也不能帶到泉臺下去。等到喪葬完畢。他五個兒子都要接管遺產。彼此爭攪事權。兄弟之間。漸漸生出意見來了。後來便由長兄管理全權。大家只是貌合神離。醞釀了幾個月。都提議到析產的問題。長兄却把持着不肯道。居喪守制的時期。斷不能說到析產這句話。被人知道了。一定要指摘的。兄弟中有個性子最暴躁的一聽到長兄的這些話。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暴跳如雷的要和長兄打架。口中亂呼亂罵着。全家的人都嚇得目瞪口呆。那個長兄看勢不對。當下便走開了。不去理會。但他兄弟却依舊拍檯拍棧的發洩他的餘怒。隣里們都聽得分明。大家私下議論道。趙老翁夫婦一死。兄弟們都要想析產了。

從此長兄出入十分防備。恐怕他兄弟發生野蠻的舉動。大約兩三天裏那個兄弟和長兄總要吵鬧一兩次。其餘三人。雖默着不聲。但皆同一的抱着析產的主義。恐怕長

兄把持在掌握中。不免有吞蝕的弊竇。大家就要受他的虧耗了。總之他們兄弟中爲了他們的父親傳下來的遺產。吵吵鬧鬧。簡直沒一天沒有事情。從前趙老翁在世的時候。一家和和氣氣。家法井然。現在他老人家長眠在地。下。再也不能來管束他的兒子們了。無論他們吵得天翻地覆。他老人家只是不知道。但他要是魂而有知。聞得了兒子們爲了遺產的關係。大傷同氣之情。他老人家也一定要懊悔到生前不該拚下這許多產業。死後反累他們起着這樣的爭端。豈不是生前的多事麼。當他老人家臨死的當兒。雖然簡畧的說過幾句遺囑。關於遺產的問題。也大致說及一二。以爲死後兄弟中也許爲了遺產而發生什麼問題。但總料不到鬧得這樣的利害。或者他老人家尚在泉下夢着他兒子們個個爲了喪親而淚眼相對呢。

那個長兄雖然把遺產的全權獨攬着。但見那兄弟們個個不滿意他。也漸漸覺得沒趣。明知自己不能使他們心

服。斷難於維持下去。他心中確也未嘗不想延擱幾年再議析產。趁此可以多沾些餘潤。而他兄弟們也正防他這一層。所以急於要析產。彼此爭持的焦點。也無非在這上面啊。那個長兄後來便允許析產。於是忙着請公親喇。族長喇。共同監視遺產的分配。好容易把趙老翁畢生心力所注的全部的遺產。分派作五股。每股配合田地若干。現銀若干。大致沒有什麼軒輊了。不過田有肥瘠。地有參差。所以內中總不免分着些高下。等到完全議妥後。把每股的清單開列詳細。於是又令各人拈鬮。拈得那一股。那一股的管理權便歸在誰的名下。大家不得翻悔。費了許多時日。才把這件析產的手續完全辦妥。公親族長都暗暗喚着費力。轉念又贊嘆那趙老翁生前本領的高強。掙下這麼多的家產。

析產的一幕終了後。各自把田地文契分別執管下來。可是那些性子暴躁的兄弟。又向那長兄責問道。從父親死後到析產的以前你所經手出入的銀錢。你理當明白的

把帳目報銷出來。以便公開。那裏可以含糊着隱沒在你一人的肚子裏呢。你要是不把那些帳目明白的交代出來。我還是不肯干休。析產雖然經着公親族長親見的。但以前的帳目。豈可不給我們大家知道呢。長兄受了這個兄弟的詰責。一時竟說不出回話來。支吾了好久。終於沒有把經手的帳目交出。於是又發生了爭論的題目了。長兄一天不把經手的帳目交出來。他的兄弟也一天不能干休。只要彼此見了面。便又提到這個問題。長兄深知這個兄弟。比不得其餘三個。他性起的時候。簡直不問情由。無論什麼舉動。都會做出來。所以見了他很有些內懾。不敢多和他鬪嘴。恐怕一觸到他暴怒。拳頭就雨點般的逼過來了。每次遇到這個兄弟說起帳目的事。他便故意推託着這幾天事忙。停幾時再說罷。奈他兄弟聽了這等不切實的話。那裏肯便罷。一定要叫他約出正確的日期來。他便隨意的說着那一天。自是他在家中出入。常常有意和這個兄弟避面。以為彼此不看見。心上慰安得多。但

既然是一家人。避是終於避不了的。到了他所約的日期。他自己早已忘懷了。可是他的兄弟記得十分清楚。便找着他叫他把帳目交出來。他只得再用緩兵之計。說些敷衍的話。便又約着第二次的日期。從此他接二連三的延宕下去。最後他的兄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有一天。恰又遇到他所約的日子。他正從廳事上走出來。迎面見他兄弟走進來。一時想要迴避。奈已不及。只得大着膽子走出來。他兄弟劈頭說道。今天不是又到了你所約的日子麼。你的帳目找到了沒有。他在這個當兒。委實狼狽極了。要待再說支吾的話。恐怕他兄弟不能聽信。但除了支吾的方法之外。再也生不出急智來。只得混說了一句道。帳目已經失去了。他兄弟一聽此話。便不由分曉。搶上去把他胸口一把揪住。怒容滿面的責備道。我不是老是你當的人。今天你若不把帳目交出來。我情願打死了你。再償你的命。這當兒。他的老婆正在廚房裏預備午飯。一聽到吵鬧的聲音。猛然走出來一看。只見他丈夫被叔子揪住。

着。便疾忙迎上去勸解。半句話還沒說完。早被叔子揮着一拳。道。不關你婦人們的事。這一拳正打在鼻子上。當下鼻孔裏流着鮮血。痛得連眼淚也迸了出來。後來經了全家的人都來排解。這個兄弟才把他放了手。他早縮瑟得不敢說話了。

他們弟兄倆閱牆以後。妯娌中後來又因為家具的小問題。也爭出閒氣來了。於是各各樹黨尋仇。彼此私下不是你議論我不是。便是我說你無理。雖然當面還是敷衍着。但心上都分着鴻溝一般的界劃。把個和藹親睦的家庭。充滿着暴戾之氣。一門之內。簡直和敵國一般。情感完全破壞了。趙老翁老夫婦倆要是在地下知道了現在的情形。不知作何感想啊。

長兄經手的帳目。始終是交代不出來。和他為難的兄弟。究竟奈何不得他。後來也只索罷了。這一個問題。總算是不了了之。不過大家都知道這個長兄。其中一定有醜婦難面翁姑的情形。所以這般遮掩着。從此以後。大家庭之

內包括着五個小家庭。門面上雖然依舊是趙老翁舊日的門庭。可是他生前的那種維繫的潛勢力早已化爲烏有了。凡是吃的穿的。以及一切享用。各各隨着自己的心裁。我行我素。也有守着他老人家節儉的遺風的。也有專講奢華的。色彩很是複雜。等到析產日子隔了長久些兒。一切問題也逐漸的減少了。當時常常爭吵的聲浪。總算平靜下來。隣里們反覺得沉寂了。

有一天。是他們家祭的日子。大家備了酒食到趙老翁老

夫婦倆靈座上去祭奠。肥角大肉羅列了一大堆。五個兒子挨次跪拜。十分盡禮。趙老翁的遺像默默地對着他的兒子們。兩眼似乎注視着他們的一般。臉上露着鬱鬱的樣子。好像對於他的兒子們很抱歉似的。因爲他在生前無端掙下許多產業來。死後反而使他們兄弟間。因爲遺產而大傷手足之情。他現在是已經得到最後的覺悟。而明白自己的不是了。

純飛館筆記

仲 可

當譯暑初設時，宣南廣和酒肆以雜菜豕肉，櫛切爲羹，名曰總理，見樊山師（樊山續集）詩註，譯暑，總理衙門也，初設時曰撫局，旋改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當時朝野間自大之心可想，名肴曰總理，亦我爲刀俎人爲魚肉之意，所慮長此不振，或恐適得其反耳。



怪偵探談

原書名 *Un Amateur de Mystères*
原著者 E. Orzy

吳山譯

法國 J. Joseph-Renaud 編定

雪窗殭骸

(Une mort Mystérieuse dans

Percy Street)

(1)

是日。余赴乳茶社之際。碧墀街 Percy Street 一案。盤
縈腦中。頃刻不離。亟思一見怪叟。卽以案事詳情。蓋自此
案發生以來。余無日不冥索潛想。冀得案事真相。顧絞盡
腦汁。猶自莫明端倪。朋友中議論此案者。亦大有人在。而
各執一辭。非偏卽激。卒於案事底蘊。茫然莫解。一如警探
之徒勞。余於此案。有三種見解。以爲奧文之死。非偶遭意
外。卽係自殺。否則被人所害。顧三種見解。以何者爲確當。

余蓋疑於胸。莫之能斷。方凝神默想時。有聲起自座隅。回
顧。則怪叟在焉。叟語余曰。此案似奇。而線索具在。君何思
之深耶。余聞語。愕然。默念彼何自知余心中之思想。詎余
於不經意中。偶爾脫口。爲彼所聞耶。但余默然潛索。初未
宜之於口。叟果何術知余衷隱。因詰曰。叟於碧墀街一案。
殆特有見地。願安承教。叟微笑。入手衣囊。出細繩。繩極新。
握之手中。語余曰。君欲明此案之真相耶。余曰。然。余於此
案。曾竭全力以探索之。願仍不得頭緒。此案似頗奇特。叟
聞語。默不置對。手中細繩。雖纏繞指端。故故撚弄。而察其
狀。似無言意。余卽以語激之曰。叟旣謂此案無甚奇特。則

爲普通之刑案無疑。警署之舉措。叟必無間言矣。叟聞語。蹙眉微語曰。否否。君誤矣。手造此案之人。構思極巧。其手段之靈敏。可方諸俄國之外交家。倘老朽身爲法官。審理此案。則不但拔罪犯於大辟。且優予待遇。竭誠羅致。使之廁身外交部。爲國宣勞。老朽此語。君或怪其不倫。惟環顧國中。外交人材。寥寥若晨星。得是人而任之。國事容有豸乎。案事之布置。周密完備。地點適中。時刻正確。從容不迫。而痕跡都無。其手段誠有不可思議者矣。君對於此案。關心既切。老朽當爲君述之。案事發肇於碧墀街之羅榜大樓。樓屋甚廣。謂之大樓。名符其實。屋中分無數房間。分別出賃。屋之構造。無異恆狀。惟窗洞略較大耳。第一層居司關者。每星期得資可二十先令。兼供煤炭。並洗滌樓梯。招待來客。一八九八年六月。司關者爲一婦人。名奧文。其人和易可親。遇事復勤謹。故樓中賃客。莫不優遇之。令其担任樓內之事。以洗滌房室。整理器具等事。每月進款因之增多。願性恬靜。居復節儉。數年以來。積資盈千。存在龐勃利

銀行。奧文常日索居。爲之伴者。惟一鸚鵡耳。樓內賃客多爲畫師。對於奧文。莫不極口稱許。共慶得人。在樓留宿者。惟奧文及其鸚鵡。餘人均晚去早來。去時以鑰匙交奧文。俾得於翌晨整理各室。燃生爐火。最下一層。有玻璃店。店窗沿路。而出入必須由內院。每日清晨。第一人來者。爲玻璃店主。握有總鑰匙一柄。啟大門入後。不復下栓。日以爲常。每日肆主。以九點許蒞店。其時奧文方勤勤操作。遇見肆主。輒絮絮談數分鐘。二月二日。肆主進店時。不見奧文。而店中爐火已燃。清潔如恆。卽亦不疑。以爲奧文是日晨興較夙。故庶事已了耳。諸畫師到時較晏。來時。均就奧文門次巨板上。取室門之鑰。分赴已室。各事其事。初不注意奧文之在不在也。况室中爐火已燃。秩序井然。奧文之職已盡。尤無見奧文之必要焉。加以前夜。天時極惡。嚴寒侵肌骨。比明尤酷冷。朔風怒吼。宿雪都凍。至午後五點鐘。此可怖之日。已漸漸向盡。樓中之人。亦以室廣火微。冷透重衣。故均亟亟謀歸。有俾脫者。賃客之一。有包裹一事。擬寄之。

奧文處。待友人晚間來取。往叩奧門。不聞聲息。以爲奧他出。計惟有留之室中。附一便條。詳述其故。遂推門入。斗覺驟風撲面。毛骨竦然。見二窗大開。冰雪滿室。地爲之白。室固昏黑。俾脫燃火柴取光。陡見奧文橫臥地上。面覆足裸。身衣寢衣。雪花零亂。狼藉滿身。奧之鸚鵡。亦死於室隅。

(二)

經醫生極力拯救。卒不能起奧文於死。就檢驗所得。奧文不獨凍斃。頭部尙有傷痕。似被重物所擊。因失知覺。橫臥窗下。風惡雪寒。遂以殞命。担任此案之偵探。名赫惠爾。於窗次檢得銅燈架一事。驟視之。似卽擊傷奧文之兇器。詳細推敲。又不敢斷定。傷奧文者卽爲此器也。二日以後。售報童子沿途唱曰：

速看碧璽街之奇案。究竟如何。案事真相。卽在本報披露。情節曲折奇離。殺人凶犯。已經緝獲。速看速看！蓋自案事發生之日。警署卽從事偵緝。獲知奧文之生活。至爲怪僻。因其生活。遂疑及一良家少年。初奧文爲羅榜

大樓司閘。恬淡自適。每日勤勤操作。久而不懈。近日忽變常態。樓中之人。自去年十月起。卽矚及奧之態度改易。怪叟語至此。就手夾中。出照片一幀。示余曰。此卽奧文之肖像。爲未改態度前所攝。媼年已四十五。而風韻猶存。但無論如何。其色殊不足以誘惑少年。距彼被殺前數日。樓中之人。見奧文冠繁花之冠。衣假羊皮之衣。微袒其胸。金鍊隱然。君思此種裝束。豈奧所宜。樓中之人。必切切議其後不止也。奧漠然不以爲意。自此以往。常御鮮艷之服。徜徉而出。操作漸懶。諸多廢弛。樓中之人。每有傳喚。奧多外出。不能應命。於是賃客對於奧之行動。非常注意。未幾察得奧之變態。實肇自辯林希。辯林希者。石印師也。爲樓中賃客之一。據第十八號室。每晚離樓。輒在衆人後。日間則與奧談話頗多。衆人之疑。遂齊集辯林希一身。尙有一證。足以疑及辯林希者。卽樓下玻璃店夥友。曾遇見奧文及辯林希。同餐於隣近飯社。據其人言。是日適赴飯社飲咖啡。見奧及辯同據一桌。怡然就餐。肴頗精美。餐後。渠等相將

離飯社。臨去時。辯尙選雪茄一枝。且燃且吸云云。先是樓屋居停韓勒門。曾微聞此事。深爲不悅。新年過後。對於奧文吹毛求疵。大不滿意。據韓勒門言。余對於奧文。雖表示不滿。而奧毫不在意。並向余聲言。謂彼之所以暫居此職。無非藉勞筋骨耳。別無可戀。卽捨此他去。亦足自活云云。就韓勒門所言觀之。似奧之境遇甚佳。顧李儂女士所報告者。則不然。謂奧文被害之日。傍暮時。循例以各室之鑰匙。掛巨板上。余適經其前。見其汪然欲泣。狀至憂切。詢以故。不言亦不告。廿四點鐘後。卽聞奧之死耗云云。赫惠爾得此報告。遂極力偵察辯林希之舉動。同時併探得奧文曾將廿五年來儲蓄之款。由龐勃利銀行提出。爲數約一千利芴云。自各方面證據完全收集後。赫惠爾遂將辯林希拘捕。庭訊之日。老朽適以事阻。未克參預旁聽。但衆人之意。對於辯林希均指爲殺人之凶。證左齊集。辯之地位亦險矣哉。辯林希貌尙清秀。惟不脫鄉俗氣。口齒復遲鈍。吃吃不能發言。爲之辯護之律師。卽爲渠父。容貌粗獷。望

而知爲鄉曲之人也。首先發言者。爲醫生二人。供曰：奧文頭部雖被擊傷。而爲勢匪重。不足致死。奧之死。爲寒所侵耳。況奧之死。距檢驗已有數點鐘之久。至奧究於何時死。則不得而知。

噫。奧文之死。真耐人思索。是否失足傾跌。誤觸燈架。抑有人焉。以燈架將彼擊傷。究以何者爲是。殊不能定。至奧文室中之佈置。及器具什物。均經警署加以極細心之踏勘。奧日間所御之衣。摺疊椅上。櫃門之鑰。則在奧袋中。室門虛掩。二窗大開。一窗之框。微有損痕。似有人用力強開窗戶者。窗後繫繩。引窗微開。繩上結纒纒然。挽扣絕巧。經多人證明。窗框前此。固完好無損也。奧文之死。似在臨寢以前。但如此寒天。奧非狂發。必不衣寢衣。當窗而立。故奧之感寒而死。非偶然也。龐勃利銀行之收支員蒞庭。供稱：前日午後。一點鐘許。奧文來行提取存款。爲數計共九百八十利芴。奧悉數提出。據奧面告。謂有姪在外國。將攜款往就。代其持家。余卽勸彼謹慎保守鉅款。

勿使散失。彼云：對於所積鉅款，不但現在時時謹慎，將來亦決無疏忽之虞。因彼於即日，赴律師訂定遺囑也。

因收支員之供詞，警署遂竭力搜索奧文之室，願鉅款杏

然。至銀行交付奧文之鈔幣，已有二紙。於奧死前一日，爲

瘠林希換去。鈔幣號碼，銀行中有案可查。故知之特詳。瘠

林希及奧文之間，果有何等關係，遂爲研究此案之焦點

矣。至瘠林希聞各方面之供詞，均不利於己，心中既墮，神

氣沮喪，面泛青白色，脣枯焦，時以舌舐潤之。比聞第十八

號警士之供言，謂二月一日夜午二時許，曾遇瘠林希於

碧輝街轉角之處。且與之接談云云。瘠林希幾幾絕望。至

瘠林希之供詞，語焉不詳，殊不足以厭衆望。其言曰：

奧文爲我母之遠親，余因奧文之介紹，得賃辦事室

於大樓中，研究技術，退食之暇，曾偕奧文出遊，余並

曾勸其離去此職，與余同居，代余主持家政，因余不

日婚矣。奧文心疑余說，顧有姪爲梗，不先允余所請。

實則渠姪非善類，時詐其孀之財，龐勃利銀行之儲蓄存款，已被渠姪消耗不少矣。余與渠姪，素未謀面。其人朝齋時，不在中夜，即在清晨，故樓中之人，從無

見之者……

吾言及此，君必謂瘠林希供詞，與銀行收支員所供者，不

無抵觸之處。以收支員供謂奧文曾言，有姪在外國，將攜

款往就，而瘠林希則謂奧文之姪非善類，瘠言而信，則奧

又安肯與匪人同居哉。老朽竊以爲疑。今且置此不論，再

爲君續述瘠林希之供詞如下：

是夕，余與奧同赴戲園觀劇，觀畢，余送奧返寓，坐定。

奧與余談余締婚之事，比余起身與辭時，已鐘鳴二

點矣。臨別，奧以十利笏納余手中，作賀儀，強余收受。

並云：媼視汝猶子，此箋箋者，聊以表心意耳。幸毋見

却云云。

法官聞語，問曰：奧文曾與君提及渠姪及存款事乎？瘠默

村有問，答曰：否。奧文均未提及，由此以論，所謂奧文之

姪者。除銀行支收員聞奧提及外。餘人均未一見。於是警署推想。以爲奧文之姪。初無其人。奧文向人云云。其意蓋指辯林希耳。庭訊至此。告一結束。遂宣告閉庭。辯林希在庭訊時。雖顏色慘變。而其父則態度從容。泰然自如。對於證左之言。時時以語駁詰。其所據理由之最爲堅定者。爲樓中技師。是日。到時。日常事務。均已井井有條。是豈奧文於晚間。了此庶務耶。此則奧文從未如此者。况是晚奧文。曾赴戲園觀劇。想必身御新衣。必無暇晷。可以從事操作也明矣。至控告之詞。所舉各節。尤難成立。試思奧文操作竣後。脫衣開窗。犯此冰雪。非狂癩發。斷不至此也。

數日以後。又復開庭。在此數日之間。報紙遍載此案。輿論尤爲聳動。切切私議。莫不走相問曰。奧文之死。偶遭意外耶。自殺耶。抑被害耶。而案事真相。都不之悉。故第二次開庭之日。旁聽席上。萬頭攢動。已無插足地矣。被告之態度。較第一次略爲鎮靜。其父則笑容可掬。款步蒞庭。第一證

人。爲碧墀街糖菓店之主婦。名郝爾。店在大樓之對面。故樓前經過之事。歷歷在目。供稱：

八點三刻。余方整理玻璃櫃內裝飾之物。見奧文頭部重裹圍巾。跪地俯擦大門石級。一如恆狀。余夫亦見之。余並謂夫曰。我肆門前。幸無石級。不然。如此寒天。尙須洗擦石階。甯不苦人。

第二證人。爲馬爾丁夫人。作寓公於碧墀街。謂是日八點半鐘。曾自樓窗望見奧文。在門外拂拭地毯。頭部裹圍巾。所言與郝爾夫人所稱者。契合無間。得此證左。辯林希之父。遂錚錚有詞。謂渠子是日。未嘗赴大樓。八點半鐘。證人見奧文時。渠子方據案進糖菓。宅中僕人。及戚友均能證實。是日。天氣極惡。辯林希並未須臾離爐火。倘奧文爲人所殺。則必在八點三刻以後。因此時見奧文尙生者。有三人之多。於時辯尙在家中。故殺人之凶。斷斷非辯。無可疑也。警署自應另緝凶犯。不當強入人罪。或奧文死前。驟攫瘋疾。亦未可知。辯林希之父。語至此。出證書數紙。呈諸法

官。此證書蓋明奧文爲瘠母之表妹者。是則餽贈賀儀。爲戚友應有之舉。毫無可疑存乎其中也。控訴之詞。經此痛駁。遂完全推翻矣。此外尚有玻璃店主人之證左。供曰：

是日九點鐘正。余抵羅榜大樓。卽入店。終日未離。益未見有可疑之人或生人。進大樓之門。因是日。余有極細之工作。故移坐就玻璃窗。且有主顧一人。約定是日來肆。是以常引目外闕。豈知鵠候竟日。不見人影。共出入大樓之人。余莫不細認。自晨九點鐘起。至午後五點鐘止。實不見有生人出入也。

奧文之室。既在第一層。則出入之人。必須經由玻璃店窗外而過。據玻璃店主人所供。是日確無生人出入。彭彰明矣。夫八點三刻。既有人見奧文尙生。九點以後。不曾有人見大樓之門有生人出入。所可疑者。僅此一刻鐘之時間耳。卽以奧文被殺而論。在此一刻鐘中。須（一）將奧引至第一層臥室中。（二）殺之。（三）緩緩脫去其衣服。（四）傾箱倒篋。罄其所有。（五）脫身逸去。其餘鎖細之事。尙不在

內。噫。雖劇盜巨賊。恐亦不能。然則。謂之被人所害。其誰信之。若云自殺。則去事實尤遠。卽謂之偶遭意外。亦難證實。如此大雪嚴寒。奧文乃於九點餘鐘。衣寢衣。當窗而立。果何爲耶。種種推測。均屬虛構。疑雲陣陣。莫從明悉。警署雖千方偵察。而案事迄今。依然懸而未決。老朽於瘠林希被控時。見彼憂形於色。卽瞭然於案事真相矣。顧余不願妄與人事。尤不願參與警署之事。故默不置喙。况瘠林希之見屈。爲時極暫。不久卽直。顧地位異常險惡。知之者。惟瘠及其父耳。蓋瘠是日辭別奧文後。匆匆赴車站。豈知車已開行。遂徒步歸。中途又迷道。故抵家時。已五點鐘許。君試思。倘無糖菓店主人等出而見證。謂九時許曾見奧文在門前洗滌石級。拂拭地毯者。瘠恐無以自解於罪刑也。尙有一事。爲此案訊結以後所探得者。老朽爲君運帶述之。瘠林希之父。設事務所於蓓齊詩街 *Balsize Grove*。奧文死前一日之午後。曾造彼之事務所。訂立遺囑。案發後。瘠父因伊子被控。尙未清白。故不欲宣布之。遺囑中所

載何詞。以意度之。必於辯有利。假使此遺囑。在別人手中。而當庭開讀。其效力將何如耶。

(11)

叟語至此。向余注視而笑曰。君每聞老朽談及「殺人案」三字。輒怪睜若眼。似不勝驚訝者。何耶……

讀者至此。請閉目尋思案事之線索。而解析其詭秘。

老朽知辯冤蘇雪後。輿論對於碧輝街之殺人案。熱度遽減。而妄認爲偶然之變。或自殺案矣。一般人謂尙爲謀殺案。則鈔幣流通市上。應有跡兆可尋。但除辯林希兌換之二紙外。竟不見與文所有之鈔幣。據老朽私意度之。此項鈔幣。當往巴黎或法國之別部兌現。因該處對於是項鈔幣。決不致加以注意。如倫敦之嚴也。至與文之與辯林希。謂有戚誼關係。毫無問題。所可疑者。與文之姪耳。君對其人。作何想。試以示老朽。余曰。其人想爲猾賊。叟曰。然則君深信果有此人矣。余曰。然。殺人之凶。既能於白日出入大樓。毫不引人注意。則必熟人無疑。叟啞然笑曰。君謂其人。

白晝出入大樓耶。余曰。總之。於上午八點三刻以後出入耳。叟曰。君休矣。又入迷途矣。老朽平日不憚煩瑣。屢爲君述刑案詭秘。君竟一無所悟。依然故我。竊所不解。君和犯罪之人。所以將日常庶務。一一整理無遺者。無非掩樓中賃客之目。令其不疑與文之已死也。待至賃客傳喚時。與已凍斃久矣。且可藉以祛謀殺之疑。故與文之死爲人發覺時。凶手早已鴻飛冥冥。弋獲莫由。噫。君思慮誠遲鈍哉。何尙拘泥於洗滌石級之蒙頭人耶。余曰。但。叟曰。手犯此案之人。心思精細。不使警署得知殺人之時刻。尤屬上上妙策。君猶憶萊尙公園之殺人案乎。閱第五案其主要之點。亦在於此。余曰。叟語閃爍。乞詔我以實。叟曰。此案之發軔。君當已明晰。因與文有姪。君固承認之矣。其人無賴。數詐其壻之財。心猶未足。乃出以恫嚇。冀得多財。與文於是顯顯過慮。以爲款存龐勃利銀行。殊多未妥。噫。英國婦女之不信任銀行。與與文相似者。蓋比比也。與文提款以後。究欲何用。我人無從知悉。就意測之。必爲移存別一銀行。不使

伊姪得知。然奧文初衷。猶不止此。其意欲以己產。於死後。給予親屬中少年之老成者。此遺囑之所以立也。同日午後。奧姪適至。挾要詐之心。以遂其勒索。奧無以應。惟吞聲飲泣耳。其姪見所謀不遂。乃快快去。奧覺心地鬱塞。無以自聊。於是偕瘠林希同赴劇場。以資消遣。夜午二時。瘠始離奧去。定知奧姪追屬其後。見瘠去後五分鐘。進叩奧門。託言失時。不及乘火車歸。央奧留宿。奧素仁慈。不忍峻拒。拓大樓中一室。令其就軟椅休息。其姪允諾。向奧道晚安後。即離奧室去。數分鐘後。復至奧處叩門。門適虛掩未扃。其姪驟前。以手推奧。奧仆。頭觸燈架。遽失知覺。其姪遂搜囊得鑰匙。竊八百利笏而去。嗟呼。奧姪手無寸鐵。又無同謀。而料理此案。不留絲毫痕跡。既無流血之慘。又無狼門之舉。祇將二窗洞開。利用暴風大雪。制奧之死命。噫。神乎技矣。以老朽觀之。奧姪必在壯年。不然。此種精心巧思。豈少年之人。所能夢見哉。死奧文後。復能鎮靜不亂。照奧平日之次序。將室中應爲之事。一一辦楚。如此則樓中賃客

來時。見洒掃如恆。爐火已燃。遂亦不問奧之在否矣。奧姪於樓中之事。瞭如指掌。一至於此。君必疑老朽之言爲杜撰。殊不知此事固甚易見。奧文本好絮談。對於一己日常之事。必曾累累爲其姪言之。加以奧姪之精警。略一留神。他人之行動。此區區者又何難洞悉。至奧姪之身材。必瘦削。面無鬚髭。死奧後。御奧平日所御之衣。復以巾圍頭。觀隣近有人出入時。僞作奧狀。立門前拂拭地毯。洗滌石級。使人信奧文之猶生。事畢返室。更衣作原狀。於玻璃店主。人來前數分鐘。徜徉出門去。老朽深信。奧姪手造此案。初心猶不止此。其意必欲爲尸重著衣服。令人疑奧之死。實爲觸塞所致。惜時間偏促。弗償所願。致大好奇案。留一罅漏。不然。疇復疑及案涉刑事哉。總之殺人之凶。至少於案事發覺前十二點鐘。作冥冥之飛鴻矣。余曰。其人獨不防出門之時。爲人所見耶。叟曰。此固險事。然僅一耳。此種事。安得無險。但是日天寒雪劇。其人倘以圍巾蒙頭。以帽覆眉際。即有遇之者。亦莫之能復識也。余曰。日來有提及其

人者乎。叟曰。前此其人。既未現身示人。以後復一去不返。人烏知之。噫。法網森嚴。高張以羅凶犯。而凶犯在逃。卒不就獲。亦云幸矣。

(四)

余見怪叟且談且挽結。結滿復解。勤勤不息。余腦中忽有感觸。既隕不安。叟手指枯腊。玩弄細繩。如蜘蛛之爪。往來網間。余至是。竟不敢仰視其人。此何故耶。思之。思之。不得其解。斗憶及奧文橫屍之照片。恍然大悟。照中作奧文橫臥地上。雪花滿身。幾幾埋之矣。二窗大開。窗後繫繩。牽窗使勿閉。繩上有結。挽作絕巧。報紙每引爲奇談。新聞記者。



至爲犯罪者必爲一水兵。因水兵常攜此繩。且善於作結。幾成一種習慣。噫。以挽繩作結爲習慣者。果何人乎。余不禁有動於中。時怪叟枯指挽結之影。及照中窗上所繫之繩結。交呈腦中。起伏不息。天乎。何二繩之結。相類乃爾。思及此。愈不敢舉目視屋隅。低頭喃喃語曰。余殊不能挽繩作結。若叟之精也。顧無人置答。比舉目。則隅座已空。惟見窗外有瘦長之影。衣襪猶昔。冠帽未改。行行向人羣中去。濃霧重重。籠罩其後。不復可見人影已……

(怪叟偵探談第十案完)

語體文
小學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初級小學

高級小學

混合語文	文體	語體	文體	語體
(二年) 新法 <small>後期小學教科書</small> 國語文(四冊)	(三年) 共和國 <small>高等小學教科書</small> 國文(每種六冊) 修身(每種六冊) 算術(每種二冊) 手工(每種二冊) 唱歌(每種一冊) 珠算(每種三冊) 商業(每種一冊)	(二年) 新學制 <small>高級小學教科書</small> 國語 公民(每種四冊) 英語(二冊)	(二年) 新學制 <small>初等小學教科書</small> 國語 公民(每種四冊) 英語(二冊)	(二年) 共和國 <small>初等小學教科書</small> 國文(每種八冊) 算術(每種八冊) 手工(每種四冊) 唱歌(每種四冊) 珠算(二冊) 字帖
	(二年) 新撰 <small>高級小學教科書</small> 國文 公民 歷史(每種四冊) 地理 算術 自然	(三年) 新法 <small>高等小學教科書</small> 國語 修身(每種四冊) 算術(每種四冊) 歷史 地理 理科(每種六冊) 商業(每種四冊) 英語(三冊)(尚有國文六冊)	(二年) 新法 <small>後期小學教科書</small> 國語 修身(每種四冊) 理科(每種四冊) 公民(二冊) 歷史 地理 自然研究 衛生(每種二冊)	(二年) 共和國 <small>初等小學教科書</small> 國語 公民 歷史 地理 算術 自然 衛生 商業
	(二年) 新撰 <small>高級小學教科書</small> 國文 公民 歷史(每種四冊) 地理 算術 自然	(三年) 新法 <small>高等小學教科書</small> 國語 修身(每種四冊) 算術(每種四冊) 歷史 地理 理科(每種六冊) 商業(每種四冊) 英語(三冊)(尚有國文六冊)	(二年) 新法 <small>後期小學教科書</small> 國語 修身(每種四冊) 理科(每種四冊) 公民(二冊) 歷史 地理 自然研究 衛生(每種二冊)	(二年) 共和國 <small>初等小學教科書</small> 國語 公民 歷史 地理 算術 自然 衛生 商業

注▲

意▲

(一)「新學制初小」與「新學制高小」
 「新法後期小學」三套
 書均印有標本承索即寄
 (二)各書詳細價目請閱「圖書彙報」或索閱傳單

俠情記

奇 賦

黃醴華是一個受了新潮流衝動的青年，只是他自己略略覺悟了些，反感覺得週身都是痛苦，對於自己家庭裏的事情，尤其是切身的苦痛，他雖常想把理想中可能的事實來漸漸傳佈，可是不免流入空談，沒有做得分毫，却已遺怨家庭了。

醴華的父親，在本鄉總算有些名望，在前清時節嘗經犯過做官熱的病症，所以學着一派官僚的習氣，就是到如今也還是如此，往來的都是些冠蓋大員，因此在本地方佔得了勢力，幾乎縣官也要聽從他的。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醴華的父親，娶着妻子而外，還娶着四個姨娘，都是年輕風流，勾欄院中的人物。家裏同住着還有一

個寡婦孀娘和兩個孤兒。還有一個年輕的小叔，佻儇輕浮，類同流氓。還仗着醴華父親的勢力，成天混在一般訟師地棍中，幹那不正經的事情，猖狂的非凡；加上他的妻子，又是個陰險的潑婦，只因醴華的母親，不很能幹，所以把持了家中大權，因之家庭中常鬧出許多口舌，沒有安穩的日子。醴華既經了新文化的薰陶，自然痛苦的非凡，不料，又鬧出事來，却完全是關於醴華一人的事情。

醴華的父親，脾氣很是頑固，自己看看長了許多家財，却還沒有抱過孫子，所以急急要替兒子娶個媳婦，他看了以前同事過李氏的女兒，名叫碧霞，這是互慕家門的緣故。一天，醴華家中置備了酒席，特地請姓李的到自

己家中，便商量這一回事，姓李的也就一口承諾，並且還商量了好些事情，不久便要正式訂親了。

醴華是一個極力信仰自由戀愛的人，他和一個女子名叫沈蕙娟的相識，互有往來，雖然交接沒有成熟，兩心早已相印。醴華知道了父親要替他訂婚，心上由不得懊悔起來，斟酌了許久，纔決定寫信給李碧霞，勸她婚姻自主，不要聽憑家長的處置，自己又申明父親所做的事情，決不承認的話。那裏知道，那位碧霞女士，早已認識了一個少年周仲文，並且仲文和醴華原是個舊同學，碧霞在異鄉讀書，飽受了新智識，她和醴華早已相識，不過沒有發生戀愛罷了；這次接到了醴華的信，也就不安逸起來，便向她的母親吵鬧。碧霞的母親到是個明白人，她知道這回事情，也沒法可想，因為伊須服從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緣故，只得勸慰她的女兒，把黃家的富有，來誘她的女兒說：「將來嫁得醴華，不難安居樂業，而且和我們門第相當，家有恆產，他的父親，又是有權有勢的人，也

不算辱沒了我的女兒了。」

文化運動的急進潮流中，不知道就了多少新式的流氓，男女少年，心志未定，往往墮入魔障，周仲文也便是其中的一個。他生得面貌動人，確是個很漂亮的少年，也會學着幾句自由戀愛，實行社交公開的新話，還善於酬應廣交，幾乎盡人皆知，只可惜他聰明自誤，漸漸地給壞的朋友，引誘到邪路上去。他初識碧霞的時候，就用他十二分柔媚的工夫，加在碧霞身上，於是碧霞便很輕易的把終身托付他了。

醴華自從給了碧霞信後，不時在家中反抗父母的行為，便遭了父母的不歡；還加上他的嫡母迎合了醴華父親的心意，常說少年血氣未定，現在外邊風氣不佳，將來變成了不易收繩的馬，便也是害了醴華自身，不如替他定了親，早早完娶了，到可以把他的心收管起來。醴華的父親聽了正合自己心理，便立刻去通知李家，預備早日成就大禮。碧霞聽見了這個霹靂也似的消息，急得手足

無措，後來和仲文斟酌定當，決意實行私奔的下策，便通函告知醴華，說明自己的用意，醴華接到了信，非常的快活，自己也去和蕙娟商量。

那知蕙娟的態度大變，她和醴華相好，父母也已知道，并且並沒有禁阻他倆的往來，總算是明白的爺娘了。但是蕙娟的母親很看重她的內姪劉秉權，心中有意要把女兒配給他，便常常使蕙娟和秉權親近；所以醴華給蕙娟的信，都給她私下接收；蕙娟心中，以為醴華已把她冷淡，也就把醴華置之腦後了。

不久醴華得悉蕙娟已愛上她的表兄，把自己拋掉，覺得一腔熱忱，付諸東流，一時意志傷頹，心灰意散，悶得害病起來。不幸醴華的父親，也遭了一件傷氣的事，原來宦途多波，真有風雲不測的情形，利祿場中，分爭不勻，便互相傾軋起來；醴華的父親，因此失意下場，也算給他一個懺悔的機會。從此黃家不像以前般的輝煌熱鬧。平常來往趨奉的戚友，都不見上門，這是一種天然的趨勢，醴華

的父親，受了這樣的教訓，經了這翻的感觸，頓時大大的覺悟了。立刻發資把幾個姨娘遣回原籍，把家中搬到離城市較遠的鄉間，作隱居之計。醴華害了一場大病，方纔復原，借此也得安息休養，把人生的煩惱，完全看破。再也不想得個嬌妻，真是脫出情網，自覺是個高潔清白之體，無掛無礙的度着鄉村生活，和自然之美融洽了。

却說碧霞帶了隨身應用的細軟東西，脫離了家庭，私自走出，跟着仲文溜到北方。不到一年，沒有正式經過結婚典禮，已呱呱的產下了一個兒子。仲文家裏沒有多少人，很自由的組織了這個小家庭，自己在外邊有了職業，也不難成家立業；但是他沒有顧到這裏，仍是和一些壞人登在一起，常常做些不正當的勾當，狂嫖巨賭，把碧霞拋掉不顧；可憐的碧霞，一個纖弱的女子，只是自恨差了主意，不該貿然跟着薄倖的仲文出走，不過她心中可以自慰的，滿想這時醴華和蕙娟倆必已很快樂地很平安地過日子了。那裏知道也還是化成了泡影呢！仲文後來墮

落到再也不能墮落了，他把所有的田地房屋，都全耗盡，有時還要找碧霞去替他還嫖賬哩。一天醫院裏差人到碧霞處，請碧霞到醫院裏去，那裏知道仲文已患着沒救的重症，只見了最後的一面，沒有說一句話，便氣絕死了；碧霞想起從前的恩愛，禁不住悲痛的哭了一場，自己只嘆命薄，陷入萬劫之中，更沒有顏面回到家裏了。

碧霞家中，自從碧霞失蹤之後，偵騎四出，私下密查，沒有絲毫影蹤，因為家醜不可外揚的緣故，不敢傳出，只得隱忍不聲。

不料祝融無情，僕傭失慎，把一個冠冕堂皇的李公館，變做殘煙繚繞的瓦礫場，只有碧霞的父親和母親，沒有送掉。



碧霞自承以前幻夢都是自的已差處

碧霞把丈夫的葬事完畢，便單身帶了小孩回到家鄉，時間隔了數年，情形已經大不相同，親自走去一探自己的家庭狀況，那裏知道家中門庭已非，問問人家，都說李

家幾乎一個人也沒有；女兒不知怎樣的早已走失，老頭兒命運不好，遭了火災，把家產盡行燒掉，老性命一急，不久也就急死，這裏的房屋都是給別人買去了。聽說一位老太太落難躲在尼姑庵裏，帶髮修行，正在懺悔着呢。碧霞得了這個消息，悲痛得非常，好容易問到了尼庵，纔撞着母親，大家哭訴了一番，從此碧霞把母親迎出，同住在一塊兒，自己在外面謀得了個小學教員的位置，和她的母親和兒子，過着乾苦的生活。

一個人到了失意的時候，便能回憶到善待自己的故人；蕙娟和秉權交得很好，幾乎形影不離，這總算是甜蜜的生活了；蕙娟有時仍舊想着醴華，但是這種感覺，好像曇花般一現而已，就是一念轉着了，自己也極力制遏住不去想象了。

秉權原是個好色之徒，最歡喜在娘子軍中穿出穿進，後來他又看中了一個比較的更美麗的女子，把他的表妹也就漸漸地疏遠起來；并且不久便和那個女子正式訂婚了。天下原沒有那樣變幻的事理，更沒有這樣的人情，但是人心的變幻，的確是不可料的啊！

蕙娟知道了秉權的當，又沒有臉去見她從前愛過的醴華，心上說不出無限的懊惱。一天，碧霞想着去探望

蕙娟。相見後，自然是驚喜備至，蕙娟替碧霞髮怨了一回自己的愁腸也絞起來了，禁不住要哭泣起來。碧霞自承以前的幻夢，都是自己的差處，只爲了堂上老母膝下小孩，纔苟且活在世上。蕙娟聽了，非常憐惜她，又探聽得醴華的消息，蕙娟很慚愧的緊鎖雙眉，不作一語，碧霞猜想着這一定也是一件孽事，便立意去找着醴華，把一對合而後離的少年，從又撮合攏來。

碧霞去見了醴華之後，各方都恍然明白，不久黃宅裏就掛燈結彩起來，這一天便是醴華和蕙娟成婚的日子，不用說，從風浪中經過來的平安恩愛，自然格外柔腸百轉，不過他倆尤其感謝莫名的，便是俠情俠誼的李碧霞。

(完)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或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製 興



翰

手影術



雄雞

丘悼蘭

遊蕩子



修面所費金錢

與時間之計算



金錢

吾人修面大約每月三次每次以一角計之則年需三十六角矣若以此數而購「吉利保安剃刀」則大約可得「白朗宜牌」一具及刀片半打至少足敷四五年之用刀片用完只須添購刀片而刀具則可永遠應用

時間

尋常修面至少耗半小時之光陰且不能隨時隨地可修每令人生不快之感若用「吉利保安剃刀」則每次只需十餘分鐘不需磨礪足不出戶而可以隨心所欲至其修面後之潔淨舒適容光煥發尤其餘事

各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一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買勒洋行經理
同益洋行



續三 猿虎記 (續前)

天游

第十一回 埋俠骨豪士酬深恩 却寢宮蠻奴漏機密

太山於安杜生死後。因爲他外貌雖是荒儉。胸衿中却抱着俠義肝膽。爲着救他妻子。送了性命。很是感激他。替安杜生揀一處隱僻地方。挖了個坑。將安杜生遺骸。好好抱着。放下去。放得四平八穩。然後用鬆土輕輕覆上。做了個墳。一切停妥。纔照着安杜生指點方向。追下陸穀甫去。現在已經知道前面走的女子。確是琴痕。並且又落入陸穀甫掌握之中。急於想救琴痕。雖是想快一些前進。巨耐一路上歧路很多。來往的人又多。陸穀甫等足印。早就給土人等走過。將他紊亂一時分別不清。還虧得太山嗅覺異於常人。雖屬模糊。還可以分別得出。不過一到晚上。又模糊起來。也知道他的猿虎。一定會隨後追來。怕他們迷失道路。在經過之處。樹木藤蘿上。把身子多擦幾下。好讓他們一嗅。就會知道自己的去處。誰知天又下起大雨來。雨勢很大。不能前進。只得揀一株大樹歇下。誰知天明已後。雨還不止。等到雨止。天上陰雲四塞。不見日光。不但陸穀甫蹤跡。已經給兩天的雨洗去。連土人都不見一個。自己的猿虎。也不見追來。恐怕他們也受了苦雨的影響。尋找不着。還有一件苦處。足下所走之處。都是生路。沒有了日月星辰作準。連方向都不明白。直到第七天午後。太陽纔從雲中出來。太山自有生以來。竟第一次迷了路了。只知妻子在這

左近。要去救他們，不知從何入手。還不知這七天之內，他們還在世間沒有。陸穀甫既有報復之心，琴痕既逃走過一次。又知道自己一定追蹤而來。趁還在掌握之時，一定要實行蹂躪的宣言。要去救援，已難再緩。只是方向不明。蹤跡又給大雨沖去。究竟他是進內地去，還仍返烏甘壁河流域。也屬茫然。記得前幾天看見的烏甘壁河河流淺窄。就用獨木艇也難航行。不過陸穀甫不走河邊。又是上何處的呢？從安杜生預計的路程看來。大約他預備上善集壩去。那條路很危險。陸穀甫似乎沒有這個膽量敢走。後來想去，或者他怕猿虎追趕，竟走那邊。因此拿定主意，向東北追去。徑赴德領東非洲，路上遇見土人。或者可以得些消息。次日，居然在路上經過一處村落。太山進去一看。居民都已走了。心中非常懊喪。四處搜尋。給他找到一個少年。那個少年見了太山。嚇得不得了。不敢再事抵抗。扔下軍械。伏在地上，睜大了眼睛直嚷。太山用溫語再三撫慰他。問起他驚怖的理由。纔知道前幾天有一隊白種

人，在他們村落中過去。說是有個白種魔鬼，在後面追來。警告大眾，要求村中安寧，必得設法堵截纔好。他們還把太山的面貌裝束。告知大眾。所以少年一見太山。就認識他是那個白種魔鬼。據那些白種人說，後面還有不少裝着猿虎的魔鬼跟着。太山一聽。就知道這是陸穀甫的狡計。故意造出這種謠言。好讓土人出來妨礙太山的進行。好讓他脫逃。據少年說，陸穀甫還懸了重賞。教土人截殺太山。他們也想得這種賞銀。只可惜見了太山。以為他真是魔鬼。連血都嚇得冰冷。那裏還敢動手。現在見太山待他好好的。一些沒有傷害他之心。神纔定了。太山教他帶着回去。一路上還教他招集流亡。同他們講，只要好好回來，問幾句話。白鬼答應決不傷害他們。那些土人聽了一個個溜回來。雖是回來，因為腦筋中還含着陸穀甫的話。有些心驚膽戰。會長也跟着回村。太山很想向他探問陸穀甫的下落。會長是個矮胖漢子。相貌非常猥瑣。生着一雙猿臂。從外貌看來，是一個欺詐小人。他這部落，本是

個吃人部落。還虧得有了陸穀甫先入之言。怕太山真是一個魔鬼，森林還伏着他侍從在那裏，聽他使令。纔不敢動手。不然早就帶着部下，把太山拿下宰了。他的名字是闕威然。太山問過少年。胸中早有成見。細細再問他一遍。據他說起陸穀甫確是非常驚怖。是投東部去的。他的僕人，逃亡的很多。在這個村中因為覺察又有五個人想逃。就在本村宣佈他們死刑。一個個都用繩子勒死了。他們僕人，沒有人不怕他的。跟了他走，也是沒法。他們口中雖不講。從闕威然看來。不久必有重大變化。他那些抗東西的人，同廚子，侍者，抬槍之人，一齊要走。扔下那些白種人，讓他們噹噹森林中慘境。太山向他探聽琴痕消息。他只說不知。據他說那些白種人之中。並沒有婦孺在內。太山聽了知道他是撒謊，用種種方法，繞着大灣問他。這個吃人的野蠻，煞是機警。只是一口咬定沒有婦孺。太山問他要東西吃。他遲疑了許久。纔吩咐備餐。吃飯之時，太山向別的人探問。他們礙着酋長在座。也不敢說。察言觀色，知

道他們一定知道的。爲着要借此探訪琴痕等消息。打算宿在村中。向酋長一說。酋長欣然答應。把一切遲疑態度，全都消除。竟殷勤起來。想把村中最好的屋子，給太山住。這一所屋子，向來是酋長同他大夫人住的。想把大夫人送到二夫人屋中去住。自己却想住小夫人處。好讓太山。酋長這種殷勤。太山也不明白。他已經忘記那少年告訴他，陸穀甫要懸賞殺他的話。原來酋長想候他睡熟。派人將他殺死。好向陸穀甫去請賞。急於成功，儘催着太山去睡去。說是你疲乏不堪，請你上我宮內睡去罷。太山雖不願上茅舍去睡。因為想找一個少年談談。探聽探聽心中記着的事。想等火光就熄之時着手。酋長教他去睡。他也答應。不過願意同少年將佐同住。萬不肯佔據大夫人寢宮。使大夫人出去受寒。酋長的大夫人，在一邊聽着，很是感激太山。酋長聽見他肯同少年將佐住。更是贊成。因爲這一來，可以堂堂皇皇派他同住的人殺他。立刻允許。教部下把太山領進靠村門的一間茅屋去。那夜剛好有獵

人從外面游獵回來。村中人開一個跳舞會，歡迎他們。所有少年人，一概到席。闕威然等太山進屋之後，挑了幾個驍悍少年，叫到面前，教他們去同太山同睡。夜中乘機行刺。那些少年都有些害怕，要想推諉。又怕闕威然不快，說他們違抗酋長命令，不肯執行職守，只得靜聽指揮。闕威然輕輕的授與密計。他在那裏授計，却不道給一個奸細，從頭至尾聽得清清楚楚。這個人就是他的大夫人。這位大夫人，因為太山不捨他的寢宮去，非常感激太山。知道會長留賓，必含叵測。因此裝作到種的火邊添柴，留心竊聽。果然給他聽見。太山到了屋中，納頭便睡。外面熱鬧，他也不管。足足睡了兩小時。忽然朦朧中，彷彿室中有些很可疑的聲音。睜開眼來，看見這間臭氣熏人屋中，所種的火，已經就滅。火光已小，昏沉沉看不清什麼。不過從經驗上覺察。黑暗中似乎有一樣東西，向他睡的地方，慢慢爬來。側耳一聽，村中舞聲鼓聲，尙未斷絕。以爲是室中同睡之人回來。只不懂爲什麼把脚步走得如此之輕。不多一

回，已經將近到他身邊。疑心起來。從地上輕輕起來，向對面一縱。搭着標槍問道：『你是誰？爲什麼像餓獅似的，在黑暗中跑到人猿太山身邊來？』黑暗中一個老婦口音的人，低聲道：『先生！你不要作聲。我是譚菩薩。就是先生方纔不肯住他寢宮，趕他出外之人。』太山問道：『譚菩薩！爲什麼來找人猿太山？』譚菩薩道：『我現在是個背時之人。先生那樣待我。我感激先生，所以特地來報信的。』太山道：『你報什麼信？』譚菩薩道：『闕威然已經選定同你同住的少年。他們低低講話之時，我恰在左近。聽見闕威然交代那些人，到夜半回屋中來。若是先生醒來，他們只說是進來睡覺的。若是睡着，就立刻動手，將先生殺死。若是先生還沒有睡，教他們在先生左近裝睡。等先生一入睡鄉，就一擁而上，刺死先生。總之那先過去幾個白人，懸着重賞。闕威然貪這筆賞銀，立定主意，要幹這件事的。』太山恍然道：『不錯。陸穀甫懸着賞要殺我，我怎會忘了呢。』接着問道：『奇了。闕威然既不知同我有仇的那』

個白人去向。就是殺了我。他向什麼地方去取賞銀呢？」

譚菩薩道：『那人去得不遠。走得很慢。闕威然是知道他所取的路程。只用派人去追。就追上了。』太山道：『他們現在何處呢？』

譚菩薩道：『你想去找他們嗎？』太山點頭。譚菩薩道：『我說不清那個地點。說了，你也找不到。我帶你去便了。他們在那裏講話。不提防有條小小黑影，閃進來，爬在地下。聽得清楚。又閃將出去。書中交代，這條黑影，是個小孩。名喚濮鸞。是會長小夫人所出。性情刁鑽。同譚菩薩結下深仇。常思報復。見他閃進太山屋中。知道必有事故。所以趕來竊聽。好上會長處去搬弄是非。譚菩薩怎會知道。輕輕的道：『既如此，我們快走罷。』這兩句話，濮鸞一句沒有聽見。飛也似跑去找會長。會長看跳舞，看得出神。並沒有覺得濮鸞在一邊叫他。後來太山譚菩薩悄悄閃出村門。走入林中。不多一回，村中又有兩個人追出來。方向雖同。走的却是間道。太山等走到離村稍遠，可以講話之處。太山問起譚菩薩。那些白人中，有沒有一個

女子，一個小孩。譚菩薩有的。確是有一個女子，同他們一起走。那個孩子，彷彿是個小黑奴。在此地犯了熱病死了。他們就把他埋在本村。

第十二回 安杜生輕生酬知己 陸毅甫蓄志復

深仇

琴痕醒來。見安杜生抱着那孩子，站在他身畔。臉上頓時現出一種悲慘恐怖之色。安杜生問道：『夫人！你爲什麼莫非病了嗎？』琴痕不睬。詰問道：『我的孩子呢？』安杜生把手中抱着的那個肥胖孩子，遞給他。他搖着頭道：『這不是我的，諒來你也知道。難道你同那俄人似的，也是個魔鬼嗎？』安杜生失聲道：『這不是你的？你不是告訴我說金狗船上的孩子，是你的嗎？』琴痕慘然道：『不是這個。是另外一個。那另外一個上何處去了？』船上一定有兩個哩。這個，我是不認識的。』安杜生道：『船上並沒有別個孩子。所以我以爲他是你的兒子。這樣說，我真是抱歉得很了。』說着，頓時踉蹌不安起來。琴痕知道他並不認識劇

克。所以有此錯誤。他說的話，也是實情。又見那個孩子牙牙學語，在安杜生手中，跳着迸着。一迴過頭來，見了琴痕低下身，張着兩臂，要琴痕。琴痕見了，不忍拒絕。低低悲呼了一聲。縱身起來。接過那孩子。緊緊抱入懷中。垂了一回淚。把臉埋入那小孩穿的很醜衣服之中。起初他見這孩子，並非是他心愛的劇克。很是失望。現在却又生出希望來。疑心陸穀甫的金狗輪船，在英倫出發之前，有人仗義將劇克竊去。換上這個牙牙學語，零丁孤苦，沒人疼惜的孩子。在這蠻族之中，若是我疼他，就是個死。看他那樣，不覺動了慈愛之心。不過自己那失望之心，還不能忽然去掉。問安杜生道：『你猜得出，他是誰的孩子嗎？』安杜生搖頭道：『我實在不知。若是他不是你的，我也不知他是誰的。』陸穀甫他說是你的哩。這樣看來，他不過理想而已。現在你打算將他怎樣呢？若要我回金狗船，是一定要給他槍斃的。你却不妨回去。若是要去，我送你上海邊。託此地一個土人，送你回船。你看好不好？』琴痕叫道：『我

是寧死不願再入他的網羅。還是帶着這可憐的小孩，往前走罷。若得上天垂佑，或者我們都可以逃出這個虎口，也未可定。』主意已定，就在那個村上，進了內地。安杜生從金狗船上，帶來的帳幕食品等物，却雇了六個木梳瀨人抗着。曉夜躡行。走的都是荒林古道。登山涉水。起初還記着日子。後來連日子都忘了。究竟走了幾天，還是幾年，琴痕也說不出。流離顛沛之中，還虧得有那個孩子，伴他寂寥。雖是還丟不開紀念劇克之心。不過懷中有了這個孩子。偎着。覺得心有所寄。要可以排遣一些。所以把他越發鍾愛起來。明知種族不同，決不能補他的損失。却也慰情勝無。有時還閉着雙眸，自己哄騙自己，把孩子攬得緊緊的。當他是劇克。起初他們走得很慢，因為沿路遇見從海邊行獵回來的土人。安杜生向他們探聽海邊消息。都沒有提起什麼特殊新聞。知道陸穀甫還沒有尋到蹤跡。追來。就為這個緣由，同不願琴痕過分辛苦。所以天天都是走的時候少。休息之時多。上起路來。安杜生總抱過孩

子去。還用種種方法，使琴痕忘却行旅之苦。他因為沒有留心，誤帶了這個孩子。講到此事，還時時引咎。起初琴痕不知他的爲人，也是由他。後來慢慢熟了，知道他是個熱血男兒。也就勸他不必如此。他的對於琴痕伺候得很周摯。每到薄暮尖宿之時。總揀一處很安穩所在。替琴痕支搭帳幕。還督着木梳瀨人，在琴痕幕外，密層層撒上蒺藜。以禦林中猛獸。琴痕的食品，也是挑上好的。帶來的不夠，安杜生憑着手中火槍，獵那可口的野獸來烹調。琴痕見他對於自己，只有尊敬之心。一些沒有輕慢神色。一顆提着的心，慢慢放將下來。詳細體察，覺得安杜生外貌雖是猥瑣。胸中却抱着俠義心腸。很足以使人心敬。走了幾天，忽然消息傳來。後面有白人相逐。安杜生知道是陸穀甫追來了。取問道，仍回烏甘壁河流域。在河畔村落中，向會長買了只獨木艇。溯河上駛。在河中行駛之時，却沒有聽見陸穀甫消息。匆匆上去。到河流淺窄。不能再事航行。方纔棄舟登陸。這一處道路更形崎嶇。他們很嚐了不少艱

困。次日，那孩子又病了，一起頭就是發燒。安杜生知道這孩子的性命，是很危險。平時見琴痕愛他同自己孩子一般。恐怕同他一說，他要心裏難受。不敢啓齒。後來孩子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安杜生找一個隱僻處所。在一條溪之側。結了一個茅屋。給琴痕居住。讓他小心看護那孩子。不料他們却運來了。纔住了幾天，木梳瀨人出外行獵，回來報告。說是陸穀甫等，已在數里以外，結下帳幕。安杜生曉得他們蹤跡，已給陸穀甫尋着。此間雖是隱僻，也難安住。此時逃命要緊，也不能再顧那孩子的病體。同琴痕一說。琴痕也是贊成。因爲深知陸穀甫性情。若是給他追到。必定先把這個孩子搶去。這個孩子一沒有人看護。必定是死。所以跟着安杜生倉黃就道。想避陸穀甫等耳目。走的都是深篁密箐，人跡不到之所。就在那個時候，木梳瀨人一個個溜了。這些人在平常無事之時。原也是很忠心，很肯受指揮的。只因平時閑談之中，常聽見安杜生說，陸穀甫是個慘無人道的獸類。一到他手，決難活命。現在既已

追來，不由得膽寒起來。他們性情和順，怎肯爲人冒險。因此也顧不得主人悄悄走了。安杜生等沒法，只得認真方向，仍舊努力前進。到藤蘿阻道，荆棘叢生之所。安杜生把孩子交琴痕抱着。自己奮勇上前開路。雖是鬧得臉上手上都是鮮血。衣服扯得粉碎。一些沒有怨言。整整走了半天。到了午後，忽然後面起了人聲。仔細一聽。正是陸穀甫等。方纔安杜生走時因爲一路上剪除荆棘。進行極遲。現在路已開通。陸穀甫等，倒可以通行無阻。這條路相距既近。追兵轉瞬必來。安杜生到了此時，知道幾天的辛苦，已付流水。咬一咬牙齒。想出一條絕計來。把琴痕同那孩子，藏在一株大樹之後。用藤蘿覆上。向琴痕道：『我上一天聽見木梳瀨人說，離此地一里以外。有一座村落。方向是在此地東北。我去把那俄人引別條路去。我走之後，你可以照準方向，投奔那會長去。我聽見木梳瀨人說，那會長待白人很好。雖是究竟如何，也不知道。目前事急，也只能如此。到了村中，你可以教會長，派人送你徑赴木梳瀨。那

邊離海甚近，在烏甘壁河流域。天幸有船從河口往來。你就可以取道返國。夫人！我祝你此去前途安寧。我不能再侍候你了。』琴痕失驚道：『師范！你上那裏去？爲什麼不一起藏起來，好一起向海邊去呢？』安杜生嬉笑道：『我想見見陸穀甫。在他面前撒個謊。說是你已經去世。省得他再來找你。』琴痕道：『你同他講話之後，不是還可以追來的嗎？』安杜生搖頭道：『我同他講過之後，未必再能同人類往來。』琴痕失聲道：『難道你料定他要殺你的嗎？』說着，仔細一想，安杜生的話，不爲無理。陸穀甫一聽見自己身死，一定要將安杜生殺死。以懲他竊負而逃之罪。見安杜生不語，正待再問。安杜生把來時之路一指。琴痕低聲道：『我的死生，早已置諸度外。苟可設法，決不願使你爲我犧牲。你把手槍給我。我是會得用槍的。不妨同你一起抵抗追兵。再圖遠逸。』安杜生道：『夫人不可固執。抗拒是沒用的了。若是給他們追上。我們兩個都得准死。於我毫無益處。你得爲這孩子計算計算。若是我們

都死了。還有誰去看護他。爲他分上，你得聽我的話。我把火槍子彈，全交給你。或者你將來有用着他的地方。說着，把手中握着的火槍，同肩上圍着的彈囊，扔在琴痕身畔。頭也不迴的走了。他走的是來時舊路。知道他是迎上陸穀甫等去的。拐一個灣，已經望不見了。琴痕起初很想帶着火槍追去。一則可以幫助安杜生。二則一個人在這種荒僻所在，沒有一個朋友相伴，委實有些害怕。正想把孩子藏在懷中爬出樹前。纔把孩子抱起，見他臉色緋紅。知道不好。把自己的左頰去一假。熱得同烈火一般。驚呼一聲。站將起來，走出樹前。頓時把安杜生的危險，陸穀甫的逼近，都忘懷了。一顆心，只在那一個可憐的小孩身上。一心一意，想找一個自己有孩子的婦人來。商量救濟之方。後來記起安杜生同他講的，一里以外，那個村子來。因爲孩子病勢鄭重。不敢再行擔擱。也忘記安杜生給他那支火槍。抱着孩子，直向東北方逃去。走了一回。聽見後面人聲嘈雜。緊跟着一陣槍聲。隨後又寂然了。知道安杜生已

經遇害。趕緊趨行。半小時後，踉踉跄跄，走進一個村落去。村中男婦，見他那種形狀，圍着亂問。琴痕聽了，一句不懂。只淚眼模糊的指着懷中抱着的，那個悲啼宛轉病孩。叫道：「熱病！熱病！熱病！」村人雖不懂琴痕的話。却看出他的痛苦來。有個少婦，扶他走進一間茅舍去。同幾個婦人，盡力救活那孩子。又有人找了村巫來，替他調治。村巫進來。在孩子身邊，種了個火。取過一個小小瓦罐來，放上水。又在身邊取出一包末藥，放入罐中。攔上火去煮着。自己蹲在一邊，口中喃喃唱着單音的歌。用手儘在罐上畫符。等水開了，懷中掏出一根斑驢尾巴來。在罐中醃了些水。向孩子臉上亂洒，他的義務，就算盡力的了。室中諸婦，等他一走，一個個坐在那裏，唏噓悲歎起來。琴痕雖是知道他們都是爲好。純粹抱着一片好心。雖不忍抱怨。看着把他幾乎急瘋了。覺得這種景象，完全同噩夢一般。暗暗禱告上蒼，使他速醒。到了夜半。聽見村中起了一陣騷亂。土人們有爭辯之聲。因爲不懂他們語言，也懶得去問訊。隔

不多一回，隱隱聽得有些足音，上他茅舍來。那時琴痕坐在火前，把孩子放在衣兜之內，看那孩子哭聲已止，靜靜躺着，雙眼微微睜着，看着琴痕。琴痕看着，心中很是着慌。這個雖然不是他的孩子，見了他病已垂危，也非常疼惜。此時幾乎忘記他不是劇克，覺得從金狗船上岸以後，形影相依。現在看着他奄奄一息，很是悲慟。看他那種苦楚，明知自己捨不得他死，爲他安寧計，却希望他早些嚥氣，省得受苦。他在那裏悲傷，門外走來的人，到了門邊，忽然住步。低聲同人講了幾句話。會長闕威然已經進來。琴痕入村以後，不多一回，就到此屋。沒有多同闕威然見面。現在從火光中看去，覺得闕威然長得非常猙獰可怕。從他相貌看去，決非善類。依他身段，十成中有九成像是野獸。他一進來，咕咕呱呱，講了不少話。見琴痕不懂，向門外叫進一個土人。那人相貌與闕威然完全不同，彷彿是另外一個部落中人。闕威然教他翻譯。問了琴痕許多話。琴痕一聽，就知道他抱着叵測之心。想刺探他行藏的。只不明

白他爲什麼對於自己此後行程，也探問起來？暗想，事已如此，也無庸再事隱瞞。索性原原本本，把自己已往的歷史，同未來的希望，說了出來。闕威然問道：「你希望到了地頭，可以遇見你丈夫嗎？」琴痕搖了搖頭。闕威然道：「我方纔聽見從大水（蠻語指海）邊來的人說，你的丈夫，循着烏甘壁河上來追你，走了幾天，不知怎樣同土人打起來，給土人殺死了。因此我給你送個信。若是你想去同你丈夫相見，勞而無功，大可不必。勸你還是取原道回去的好。」琴痕茹苦含辛，已經多日，神經深受刺戟，反覺得世間悲痛之事，都不足動他愁思。所以聽了闕威然的話，只謝了一聲，仍舊低着頭，看那懷中睡着的孩子。闕威然見琴痕不睬他，便快快走了。又隔了一回，隱隱又有足音走來。昏暗中彷彿又有個人進來。琴痕以爲還是闕威然也。懶得抬頭。那時坐在他對面的婦人，見火光垂滅，取過一捆木柴，加在火上。木柴乾燥，一燃即着。火光熊熊，照得一屋之中，通明雪亮。從火光中一看孩子的臉色，纔知道早



影帆湖明

就死了。究竟什麼時候死的，琴痕也說不上來。看着這死孩子的臉色。覺得喉間一個冰塊，直擁上來。把頭低下去，僵住抱着的那個小包。泣不可仰。那些村婦見了這種慘狀。也跟着號啕大哭起來。門口站的人，也走過琴痕身邊

來。叫着他的名字。琴痕聽見聲音。不覺吃了一驚。抬起頭來一看，身邊站着的，正是那個魔鬼陸穀甫尼古拉。

(未完)

美蔻丹



蔻丹去指膜水



美手與蔻丹

纖纖女手自古艷稱。雖由天賦亦藉

人力。惟修飾指甲。昔少妙方。美國蔻丹修指用品公司。專門研究修指方法。發明蔻丹。修指用品廿餘種。中以蔻丹去指膜水為尤著。用法簡便。收功迅速。銷售以來。風行全球。今未華發行。俾中國女界。得試此

妙品。既增個人之美。復引他人之慕。蔻丹於此。不無微功焉。

蔻丹修指用品。各西藥房及妝品店均售。種類繁多。擇要列下。

- 蔻丹去指膜水 專去指甲上太多之膜皮使之光潔整齊
- 蔻丹光澤塊粉膏水 厚擦指甲使指膜潤滑不致起裂
- 蔻丹潤指膜漿 使指膜潤滑不致起裂
- 蔻丹橋木桿及細砂板
- 第十號蔻丹實用修指具 分裝盒用
- 第六號蔻丹閣修指具 同上適合
- 第八號蔻丹閣修指具 女界之用
- 第四號蔻丹起筆修指具 裝銀盒送禮最宜

姓名
詳細住址

2

今附郵票三角。請將蔻丹小盒寄下一个為盼。
上海四川路噶厘洋行轉交。蔻丹修指用品公司台鑒。注意。此項小盒係由上海寄來。信到即寄。

如欲試用。請將此券連郵票寄來。即奉上不悞。
美國蔻丹修指用品公司製造 上海四川路噶厘洋行總經理 天津代表大沽路美利洋行 漢口代表俄界老巴公房隆昌公司

編者與讀者

本刊七卷三期之五百元現金懸賞徵文，業已開放，即非學生，亦有奪標希望，諸君欲知詳細情形，請看七卷九期本刊本欄。

國慶特刊號，歡迎投稿——稿件請迅速賜下，遲恐

不及排刊。

馮六先生譯白骨黃金稿未來，暫闕，寄到即廣續披登。

通訊欄



南京陶鶴先生承指示錯誤處，不勝感激，已在本刊八期中編讀欄道歉，並將第六七八三段補登矣。

黃永棠先生：樊案係南海馮六先生所譯，計三十餘

集，何處出售，請直接函詢馮先生為荷。馮先生通訊處為「北京東長安街南夾道如意里。」

交 換



我讀小說世界已近一年，所得的益處，自然不少。至於編輯之完善，內容之豐富，更是無可指摘的。但是我却有幾點不大滿意的地方。現在寫在下面，以表我對於小說世界的熱忱。

一、關於科學的文字太少 現在的世界為一科學之世界。這是人人所公認的。但是小說世界對於此類的作品——科學小說等——却少有登載。我希望以後的小說世界期期都有這類的文字，供獻我們。

二、插圖不能滿足我們讀者的慾望。小說世界裏面雖有極精美的插圖。但是總嫌太少。美術爲三育之一。我希望以後的小說世界多加點中國畫或西洋畫。

三、我曾寄上兩稿題名『瘋人日記的一頁』和『一個疑問』都沒得覆。不知何故。

以上的三條望於貴刊——小說世界——上答覆。不勝榮幸之至。

杭縣邵象伊

象伊先生：我們對於科學小說本是十分注意的，何如近來此類稿子很爲缺乏，因此不能時有供獻，以後遇有材料，當給諸位介紹。

插圖加多，本是好事，但內中還有許多的手續，還須加以思慮，所以此刻不能有肯定的答復。

尊著兩稿，恐不能用，自當退奉請勿念。編者復

七卷二號編讀欄。不是說「家庭記」將刊行單本麼。我意印單本係另一問題。不必因印單本而本刊停止登載也。否則如何解決以下諸問題？

(一)單本出版本刊閱者購麼？一書化二書之值。未免太不經濟。不購則前化之值。等於虛耗。

(二)在名隆望重之小說世界上。載首尾不全之小說。將來對於信用。名譽上。銷路上。能無發生影響否。

(三)如對於閱過家庭記者。人送一。閱者果能滿

意。其如貴社犧牲太大。然亦事理所無也。

不續載之困難。有如上所述。非將多數閱者之金錢。或本刊之價值。或貴社之資本。必擇一而犧牲之。而後可未識先生曾有計及否乎。願有以教我。旅京施威克啓

威克先生大教很是。家庭記已在本期繼續刊登。請注意。

編者

代請賜教

在下有一個問題，要請諸位代我解決。就是我在今暑，中學已經畢業，下學期想升入大學，但是報名單上，要填新歷生年月日。但是我只知道是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十月初十日所生，却不知道怎樣可以查到新歷。要請諸位在小說世界。交換欄內。答我查法，或代我查出。

THC

刊 誤



七卷一期「白骨黃金」六頁下格三行，「容代稟

……」誤「容代……」

又十九頁上格四行，「賈善瑪」誤「瑪善……」。

舉家悲傷以為不救幸服嬰孩自己藥片得慶更生

湖南衡山石灣厚生號向國瑞君來書云小女秉體孱弱偶受微風即發熱症腹瀉胃不消化或大便閉結夜眠多啼不思飲食等病遍覓良醫診治終無效果自去年三月間忽染吐瀉之症良醫均皆束手幾至不救舉家悲傷幸故友自申返里竭力舉薦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弟即



滙票至貴局購來一瓶試服後諸病減半連為服用兩瓶未完而諸症若失弟及內人舉家均感無涯小女亦感再造之恩今無以為報特

呈小女相片一張祈即連同此信刊報以告同胞而鳴謝悃凡家中有小孩者不可不備嬰孩自己藥片一瓶於家中以防不時之需如尊處無從購買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閣下所患痔症痛苦如何治法

素有經驗之名醫必謂患痔症者若遇大便祕結為害更甚因有痔症者往往限於大便且便後痛苦非常膿血淋漓難以收功此等痛苦即須連服紅色清導丸數次以潤大便自必消除蓋是丸藥性和平功力出自天然能使逐日大便通暢有序則痔瘡自能收工乾燥全愈也東三省田莊台

爾當服用清導丸



福聚興號李松泉先生來書云鄙人前患痔瘡一症曾經醫藥雜投終無效果及試服紅色清導丸果然立即效驗耐心連服竟獲全愈今已完全除根矣感無以報特贊數行聊表謝忱紅

色清導丸專治大便祕結 肝火上升 胆汁不調 疾病頭痛 肝經失調能使口氣芬芳皮膚光潤且免痢疾腹瀉之患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郵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專供平民閱讀的

平民小叢書

各地提倡平民教育不遺餘力惟除「平民千字課」外尙少他種讀物本館特編本叢書以供需要文字淺顯註釋詳明各科齊備定價低廉深望從事平教運動者廣爲介紹俾此書得早普及於一般平民也已出各種列下

▲公民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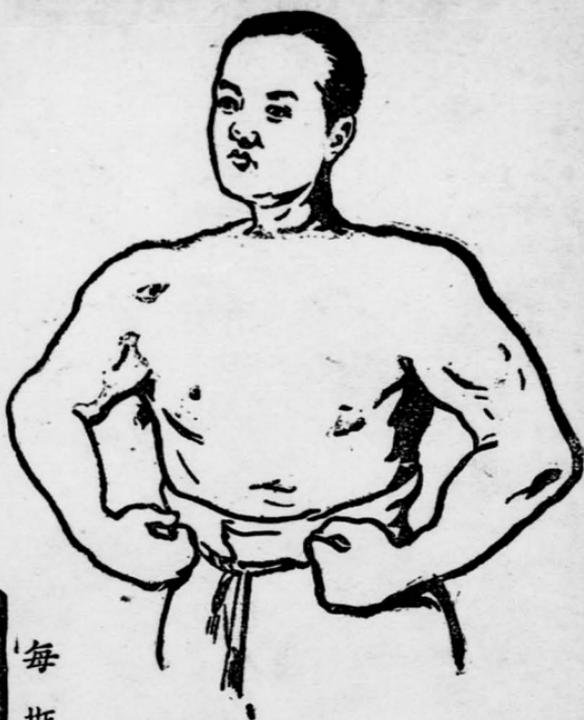
- 勸君讀書 一册
- 怎樣作公民 一册
- 開會的方法 一册
- 注音字母 一册
- 古語淺釋 二册
- ▲史地類
- 中國歷史 二册
- 中國地理 二册
- 日本國 一册
- 二十一條要求 一册
- 的說明 一册
- 范蠡傳 一册

▲實業類

- 養蠶 一册
- 養羊 一册
- ▲衛生類
- 衛生淺說 二册
- ▲文藝類
- 勸俗新詩 一册
- 奪產奇談 一册
- 田家諺 一册
- 苦丫頭 一册
- 中國寓言 一册
- 三遷 一册
- 陳珠兒 一册

◀以上各書每册定價一分▶

兜安氏補藥片



每瓶一元二角 每打十二元

面黃唇白肌瘦胃
呆少神乏力乃貧
血致之此片功專
補血補氣開胃健
脾長筋骨活血絡
有變弱為強之功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啟